

歷史綱鑑

五四之



伊  
第 1744  
卷 3

田

鼎鑿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四

秦紀

附列國按綱目例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後非正統後

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柱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策歸以爲嗣其先拍鞅以利而致富疆廢井田開

綱甲寅

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十九韓二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

國之師

取之追至函谷而還

魏師數敗

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

得罪石

首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

今魏急而公子不恤

一旦秦人克天梁

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

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

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

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遣兵救魏

君帥五國之師敗鷲于河外

河外謂陝華二州河外者河南岸也魏州地

信陵君趣  
駕還魏  
信陵君帥  
五國救秦  
于河外

毛公薛公  
說信陵君

九國監甫

秦始是四卷

山東之得志有三  
縮高不從  
攻管之命

劉友益曰  
自昭襄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三田文之伐書河渭絕無忌之  
救書大破秦軍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故於公而綱目每  
善書之則亦  
惡秦而已矣

縮高全父  
子之義  
縮高死達  
人臣之義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管縣名屬榮陽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攻管

開縮高不  
從攻管之  
命安陵君  
不厭太府  
之憲信陵  
君之避舍  
編素何如

高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帥十萬之師以攻城  
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

陶反還報也  
言使者以辭還報信  
君必來伐安陵是為國禍也

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  
致之是使我有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此辭反必為國

君有魏患乎  
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編素避舍而遣使謝安  
陵君

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

丁南湖曰  
縮高明於父子之義安陵君明於君臣  
之義信陵君亦可謂知過能改者矣

五月秦王薨其子政立封相國呂不韋為文信侯號稱仲父時政年十  
三矣○頽

胡鈞堂曰  
自呂不韋之策用身傳異人其志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  
襄王雖政之父亦僅立三年而薨時政年十有三不韋能以其子為秦  
王之子豈不能疾去二君以其子為秦國之王哉要之孝文莊襄蓋死  
於試也第其計謀詭  
秘人莫得而知矣

後秦紀

始皇帝  
名政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六年并天下即帝位凡十二年

坑儒暴虐不  
道凡二世也

秦鑿涇水  
為渠  
渠成萬世  
之利

初韓欲疲秦  
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為渠秦覺欲殺之國曰臣為  
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闕之水溉烏  
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由是秦益富饒

趙丙辰  
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

趙王薨廉頗犇魏  
○趙使廉頗

趙王復思廉頗

廉將軍尚春飯

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矢與屎同言坐不久而大便不禁者三甚形容其老病不堪用王以為老遂不召楚人迎頗於魏頗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以趙士卒訓練有素卒於楚

丁巳秦王政三楚十九燕十二魏三十三趙悼襄王偃元韓二十九齊二十一年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

武遂方城古二邑名今順天真定府是也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代鴈門地名在代地故云備匈奴夷狄名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莫音幕莫者古為府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烽火表也舉烽火以為信也多間諜間視報軍情飛泄密事之人也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

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襜音擔音藍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單于匈奴天子之號

匈奴人敢近趙邊

李牧以全取勝

五國攻秦不克

田文何以獨得志

丁南胡曰李牧用兵避馬若儒退馬若怯而養成三軍之勇可謂以全戰國之良將趙氏之元勳也趙王遷之關勞也郭開之讒一入遂乃斬牧而亡趙夫趙何足惜哉明惜者牧耳

綱庚申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楚趙魏韓燕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書秦師出何見則田文何以獨得志田文初脫虎口志在復仇當是時以之入秦可也豈黃歇輩所能辦哉

綱楚遷于壽春古邑名朱英謂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不攻者踰黽阨名不便假道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即許鄢陵名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闕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

史記卷八十五

茅焦請諫

聖王所欲

茅焦解衣

伏質

茅焦進諫

後來愈出

綱 癸亥秦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秋九月秦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秦

王遷其太后于雍。目下今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

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

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

以得存死生存亡聖王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

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禁

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言

已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

子如初太后大喜曰天下亢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

茅君之力也太后與呂不韋私通恐事覺及禍乃召明上書嫪毐作亂伏

於雍則太后之遷為有名而非羊氏無罪之比矣茅焦進諫復為母子綱

陳潛室曰戰國口舌之士類以口舌建功故秦遷太后於離宮所以強

之領而取其珠將虎口而奪

吳師道曰大事記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

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川始皇所重者獨無非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

郭大有曰當是時只宜以世子天性之愛感動始皇迎回侍養可也夫

愚謂嫪毐潰亂天倫有傷風化乃奸人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嫉妬不

慈之有豈可猶以假父二弟為名哉焦化暴主使母子復全其敢諫雖

可取立言則非矣

綱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目時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

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

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保此

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

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

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

李園進妹

春申君進

李姬

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而以已子盜其後雖使聽楚立國近于載矣無功於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書法不稱楚相賤之歌陰亂其嗣而使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

**綱甲子**秦十楚幽王悍元燕十八魏冬十月秦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秦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綱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復召故官遂除其令**○時賓客日盛秦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間聲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宗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由余者其先春秋東得百里奚於死元反迎蹇叔於宋時遊於宋

求不豹公孫支於晉大夫而云求於晉未詳或曰亦岐州人時遊於晉

四君皆客之功

五帝三王所以無敵

藉寇兵而齎盜糧

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以其頭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言為盜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書法書召復故官何譏也秦并天下李斯力也何譏并天下者亦李斯也

**史臣斷曰**嗚呼李斯逐客之書其始皇兼并之基乎然愚以秦之逐客

冥客之中獨有茅焦一人餘皆可逐也斯不能辨別淑慝且坑儒焚典導始皇於不仁雖有嘉言善士亦莫之用宜乎二世而止噫客固不負秦斯實負秦矣

**綱丙寅**秦十三楚二燕二十魏秦呂不韋徙蜀自殺不韋恐誅飲鴆死

**胡致堂曰**蓋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羞胡無禮

入曾生取

義兼取尚且盪腸正世惡族類之麗也而况諸侯乎爾嬴楚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賈生取心焉自是有天下者蓋呂姓也柏翳宗朝至是而絕為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丁南湖曰按史遷贊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予謂不韋先滅周也

戊辰秦十五楚四燕二十二魏韓王納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作說難說音稅言遊孤憤言孤直不五蠹蠹音如言蠹說

林言廣說諸事其多若林也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至是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

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

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史記本傳說難篇曰

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驚懼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

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傳文則多而厭之順事陳意則曰法

儒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太史公曰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

君子以禮

動而義止

親以及人

之親

楊子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

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溫公曰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不容於死矣

袁了凡曰為韓非為秦此即曩時秦宗室間斯之言也今欲并諸侯非終

今復用以讒人何議論頗側不勝反覆耶或曰非嘗勸秦存韓矣使秦

用之得無如斯言耶曰非殘忍刻薄果於功名寡於天性其言治則雖

父母妻子同室之內皆敵國也苟於行志而已何有於韓耶說難孤憤

異於澤畔之行吟矣

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辛未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壬申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

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癸明趙國危若累卵僅有一將

趙葱代李

牧一將延譽

刻之命

無故殺之

果何為哉

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  
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

鄲虜趙王遷邯音含

武靈王可謂賢君

溫公曰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啟土宇威加疆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餒死

沙丘宮佚欲之為敗也如此夫趙於三晉為最強及貪上黨之田以長

綱甲戌秦二十八年○代王嘉元○舊國五新國一凡六國燕太子丹使盜劫

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秦將軍樊

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

見之欲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

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亢剛抗二音督亢燕之高腴地今涿州新城縣古督亢亭也燕

欲以獻秦故秦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也軻乃私與樊謀樊

如言太子豫求利匕首遣之干時白虹貫日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

圖窮而匕首見西安秦所都也秦王政大喜見之軻奉圖進秦音捧督亢地也圖窮而匕首見

白虹貫日

問荆軻劍術何如

把王袖搵之刺未及身王驚起絕袖絕斷軻逐王王環柱走秦法群臣侍

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搏之擊荆軻臣曰王負劍古者帶劍

於背令前短易拔乃拔劍斷其左股遂體解以狗謂逐其節解其於是益

發兵伐燕大破之燕王斬丹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後五年已卯秦兵虜喜

遂滅燕為郡戰國策荆軻將適秦令秦武陽為副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

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

去兮不復還為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軻遂就車而去及

而以筑擊秦皇帝為軻報仇不中而死

尹遂昌曰丹不惟不能制秦而反以速禍為計亦左矣然綱目不書秦

正燕丹之罪爾若夫荆軻自以為賢而不免以盜書者蓋與聶政同科

溫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逞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

過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王非惠也刎頭

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秦

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豈不愚哉

趙雪航曰秦肆強暴之虐不吞滅諸侯則必不已六國將卒被其坑戮

韓趙先為所滅勢必及魏燕矣燕丹為此其志豈得已哉特

荆軻與聶政同科

燕丹挑怨

速禍

燕丹楚白公勝之流

九國監南

秦台是日卷



為宗社耳故刺而幸中孤憤由此少伸扶蘇慈善而贊使或嗣位改父之政而不窮兵黷武則六國不致相繼而滅亦未可知也温公顧以桃

軍度用  
非六十萬  
人不可

秦伐楚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

不過用二十萬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

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魏丙子秦二十二年楚三燕三十魏三齊四王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逐滅

魏  
也賁音奔

司馬公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贖禮士終為天下之顯諸侯至二十

國家何如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韓還秦奔王翦代之○李信大敗楚軍引兵

西與蒙恬會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信韓還秦王自至穎陽謝

王翦請田

王許之自送至灞上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翦曰為大

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

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怛中而不信

將軍之乞  
貸已甚  
王翦乞貸  
自堅

范華陽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

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斃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

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

下可知矣  
蘓東坡曰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

道也秦亦慮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王翦請田

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

君臣上下  
以術相與

范華陽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

枚石超距

**丁丑** 秦二十三楚四燕三十 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國王翦** 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擊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 飲食撫循之久之間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漢 甘延壽有力能手投 之超距猶言跳躍也 翦曰可矣因大破楚殺其將項燕虜其王負芻遂滅 楚置楚郡

綱庚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國初齊君王后**

問齊不助 五國攻秦 得失何如

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但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 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後齊相后勝音升及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脩 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齊人 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 臨淄齊地名處之松栢之間饑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 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松栢栢耶任建共者客耶客謂陳疾建用客之不

栢

合從六國 之利

三晉齊楚 之藩蔽

撤蔽媚盜

詳也

戰國策秦使陳轅誘齊王內降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 夫而聽陳轅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死○陳轅齊客之入秦省

**胡雙湖**

六國之滅惟齊最愚不悟奸人賓客之受間金聽勸朝秦不 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殊不知五國 滅矣齊其能獨存乎迨王賁卒入民莫敢格猶信五百里之約封竟以 餓死觀松栢之歌至今可為於邑也

**司馬公**

從衡之說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 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家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 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 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柢也齊楚而攻三晉 是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胡致堂**

司馬氏之論愚竊以為不然夫儀秦本心非為國忠謀特恐 刑家哉秦合六國從儀以秦衡不再歲而約皆解揚子雲乃謂安中國 者各十餘年不知何以云爾也故嘗試攻之六國叔季之君既多庸愚 其所任之臣大抵類計策能攻戰而已矣仰關而攻地利既不如秦計策 戰攻又皆出秦下其為秦非不幸也

**蘓老泉**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路秦路秦而力虧破滅之 急至於顧覆理國宜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秦之欲無厭秦之彌繁侵之愈 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不免矣嗚呼以路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 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 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

計策戰攻 出秦下 固秦併夫 下說者皆 唇六國不 能與守合 從之約是 果然耶抑 有其故與

因

齊世疏不助五國  
秦巧拙取齊而拙  
如管取虛

二秦一律

世道大變之端

使為貴戚之所切哉

**竊東坡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愚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取三晉三晉不齊蓋豈安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齊不故秦得取三晉亦虜不閱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王具臣知公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吾固曰拙於取楚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丘瓊山曰**嗚呼三代建制之大者莫大於封建至是掃蕩無矣武王承存者僅七而三晉田齊已非物封之舊然而先王封建之微意猶有一綫之存也至始皇立首滅韓次滅趙次滅魏次滅燕次滅楚至于是一滅齊嗚呼此天地開闢以來聖帝明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之制是後永無可復期矣是蓋世道大變之端也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  
**命曰**今為詔外曰令**自稱曰朕**朕我也古人通稱**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胡致堂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有曰皇帝曰帝曰王矣非帝則於皇王降等而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無世之謂曾是以而使臣子稱之乎仲尼作春秋尊周而號繫王於天其禮極隆於秦何反焉必也略法孔子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

**綱除謚法**○**目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其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明**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奪人土地毀人宗廟滅人家國皆所不論其間攻拔城邑屠滅國都兵禍殆無虛日矣向使并吞之後改絃易轍脩仁行義猶不能保有其國况以殘暴趣之乎不二世而遂滅信有由矣語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參諸孟氏之言而益信

**胡致堂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然當其不義則父有臣子私意獨見也考德行之實衆言僉同稱天以諫之乃盡人心合天意為天下萬世之勸戒歸於大公至正而後定臣子亦安得為君父而吝之哉秦人除謚法乃忠孝之賊也

**林之奇曰**堯舜禹湯之為君不自聖而人以為聖秦始皇除謚法自以為始皇帝則自聖矣嗚呼若始皇帝則自聖矣嗚呼若始皇帝則自聖矣嗚呼若始皇帝則自聖矣嗚呼若

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昔光武之幸南頓也復田租一歲父老

參諸孟氏之言而益信

謚為天下萬世勸戒

歸於大公至正而後定

定

光武不如  
始皇

顧復十年光武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哉光武之言似若不如始皇者而其子孫相承至數百年而不替始皇自以為萬世之久而其傳止於二世而遂亡者何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否則胡不可必哉

**互瓊山曰**

嗚呼秦至無道也乃能定天下乎一孟子不嗜殺人之言無也豈所謂定乎所謂并天下者特為漢主驅除焉耳曾幾何時勝廣兵起復立六國盡王諸將天下紛紛擾擾民不聊生卒之定天下于一者乃寬仁大度之沛公也孰謂孟氏之言不驗哉

鄒衍著五  
德之運

**綱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國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

**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冠旌節旗皆尚黑**秦代周從所

**尚數以六為紀**水終數六故以六為步**書法**書水德何著始也五德之論古不

急於法而天下受其毒

秦不師古

**尹遂昌曰**

孔子曰行夏之時以商之建丑周之建子且不仁乎是故僅及二世國亡族滅人主之棄仁義而尚邪術者視此可以警矣

**丁南湖曰**

仁勝不仁猶水勝火知水之勝火則知仁之勝不仁矣始皇用鄒衍之術妄以其水而勝周之火曾不念周之仁恩結於

分天下為  
三十六郡

**綱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徒蒙傑於咸陽**○**國丞相縮等**

李斯諫分  
封

晚姓王氏言燕齊荆地遠請立諸子為王以鎮之廷尉李斯曰廷尉獄官縮名也

廷尉號**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

**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

**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置王則是立兵相攻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謂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

郡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桂林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郡置

九原馮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六郡郡置

**守尉監**守郡守為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丞尉掌**收天下兵聚咸陽**兵器也

咸陽縣名**銷以為鐘鏐**錄音巨與鑊通**金人十二**始皇二十六年有大

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天誠若曰勿大為夷**重各千石**高二丈重千石一

秋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以為瑞遂鑄之

樹兵

秦台星也卷

置宮庭中 號曰翁仲 漢世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

聖人以萬物得所為極至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世儒不知王政之本聖人法天而不私封建政之有根

胡五峰曰

順天理承天心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之所以縱人欲悖天理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為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自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自無意於裁成輔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為萬國而舉英才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物惟有根則詳而靜安而久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扶之易興之難滅郡縣反是○五峯胡氏此說朱子已分註于綱目東萊呂氏又筆之於大事記蓋至當不易之論也故錄而附焉學者詳之

胡致堂曰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蓋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已始其著論誠辯矣然而不知聖人者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親諸侯者觀地上有水之象而為之地上有水非不得已而有也而謂封建不得已可乎王畿千里環列五服選建賢德與之共治貢賦所入凡宗元舉周之征諸侯有罪王無暱親之貨而謂封建私其力於已可乎政齊晉主盟以尊王室逮其季世楚與齊韓共欲圖周屈於武公虎賁

指贖掩美

建侯典井

田經野相

為表裡

立石頌切

德

始皇封禪

梁父

徐市請入

海求不死

藥

秦

陽至巔 山在秦 立石頌德從陰道 泰山之西 下禪 除地為壇 於梁父 梁父 泰山

壬午二十八年 始皇東行郡縣 上鄒嶧 亦山 鄒縣 立石頌功業 上泰山

遂東遊海上 方士徐市等上書 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

君何神 對曰 堯女舜妻 始皇大怒 使伐湘山 樹赭其山 赭音者赤色也 愚

按始皇既平六國 欲無不遂 所必不可得者 壽耳 故方士以長生不死術

中之遂 遣徐市率童男女入海 時為微行 以辟惡鬼 幸梁山而捕殺中人

卒致山鬼持璧捐館 沙丘向所謂長生不死者 今安在哉

九淵益南

秦市星日卷

十一

秦始皇傳

張良五世  
相韓  
張良為韓  
報仇

張良祖擊  
秦皇  
良心未嘗  
無韓  
閻綱目有  
在秦而書  
韓人在宋  
而書晉士  
在五代而  
書唐宦者  
其詳可得  
綱目

**丘瓊山曰**

封禪不經見其說昉於管仲而詳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唐之高宗宋之真宗皆效尤之秦其始作俑者歟嗚呼天下豈有不死之人哉豈有不死之藥哉始皇既平六國凡平生志欲無不遂者所不可必得者壽耳於是信方士之言遣徐市入海求三神山訪神仙覓不死藥嗚呼天地間豈有此理哉

**丁南湖曰**

封禪之禮古所必無其謂之有者管子之創言而史遷之漫為後始皇要福天地乃敢怒其風雨堵其山樹棄絕天地莫甚矣是故封禪未幾而身亡國滅後世人主敬德不脩而每好封禪何不以秦為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

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五世

**及韓亡良散**

**千金之產欲為韓報讐始皇東遊至陽武**

鄭州治博浪沙中

地名在陽武縣南今其城

中有博浪沙亭張良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

凡伏擊之者曰狙擊

故誤中副車

車從車也始皇驚眾弗得令天下大索也十日

程子曰欲報君仇之

書法

韓既滅矣書韓人何良之心未嘗無韓也故心在乎韓韓雖亡而張良書韓人陶潛心在乎晉晉雖亡而陶潛書晉徵士張承業心在乎唐唐雖亡而張承業書唐特進

綱目一字之褒嚴矣

**尹遂昌曰**

張良以一布衣其視攝政刑刺等耳胡為不以盜書良五世殊俗良乃欲狙擊而斃之既而大索弗獲亦足見良之為謀甚深而秦人亦無有為呂政同仇者

**胡致堂曰**

石老父蓋不善也故為後期之約納履之事以屈折其虛氣使能隱忍以就其大者是不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非有事漢之志者苟得呂政之斃於一推則其心慚矣餘亦違恤或者之言文若虞其敗者是又不然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騎之眾揮椎奮擊無費者大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政如置中狐兔

**史臣斷曰**

韓亡至是十有三年矣而張良以家世相韓猶散千金之產懷二心以事異姓者視此亦可以感愴矣或曰始皇廢先王之制滅六國虐用其民無一人敢私議之者而子房區區匹夫募壯士持巨椎擊之於千乘萬騎中未喻年而始皇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儼項梁之徒始相尋而楚是號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

小哉

**丙戌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入海還因秦錄圖書曰**  
**秦者胡也**  
所謂亡秦者胡也  
**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

綱目一字之褒  
閻綱目有  
浪之擊典  
刑何攝政  
一褒一貶  
其義何如  
良之為謀  
甚深  
置中狐兔  
子房一擊  
之力

九國監甫  
秦始皇本紀卷

秦築長城

地為四十四縣河南並匈奴地今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自臨洮至遼

東臨洮縣名延袤萬餘里延長也南北威震匈奴

五瓊山曰書伐胡始此夷狄入寇不得已伐之可也始皇信盧生亡秦

悔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力以與無窮之功非獨不仁蓋不智也或曰

世不廢安知天下後世不賴之以界限華夷也哉

丁南湖曰論者不取其功惟責其殃民之罪則所謂王公設險以固國

者非耶城一也在萬世則衛民而使之生在始皇則殃民而使之死在

萬世則為華夷之嚴限在始皇則為華夷之厲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

治在始皇則所以促其亡

袁了凡曰志曰桀見錄書云公夏者桀於是大誅豪傑

網戊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自初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

進頌曰陛下神聖陛下蓋因甲達尊之義也稱自此始平定海內以諸侯

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

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

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

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上書曰聖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

今而學古非當世惑亂黔首黔首者猶言黑頭之民也聞令下則各以

其學議之入則心非言心非出則卷議如此弗禁則至勢降乎上當與成

乎下臣請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

市偶對也刑人於市與眾棄以古非今者族族謂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

樹之書去除也龜曰若欲有學法令以更為師制曰可

論而不顧于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苟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

論而不顧于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苟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

論而不顧于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苟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

李斯請焚

諸生不師

今而學古

李斯師事

荀卿

李斯師事

荀卿

荀卿自許  
太過  
荀卿特快  
一時之論  
孔孟之論  
未嘗異

孟阿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意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丘瓊山曰

嗚呼先王之經籍自是無全書矣夫使自古聖帝明王賢人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而垂示將來者一旦皆成煨燼之末秦之罪上通于天矣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撤去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累千百人之見積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付之烈燄使之散為飛煙蕩為寒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此始皇李斯所以為萬世之罪人也與

秦作阿房

已丑三十五年始皇以為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

死在陝西西安府城內漢武帝開廣之周迴數百里先作前殿阿房而止始皇廣其宮規模恢三百餘里阿曲也言殿之四阿皆為房或曰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大陵曰阿宮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

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閣道難行架木為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復音福上下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屬音育

曰盧生說始皇為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中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所行幸自言其處者死

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捕時

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丘瓊山曰始皇自併天下以來既築宮咸陽北阪上又作信宮及甘泉

以為此者豈非欲為終身安樂之地以貽子孫千萬年無窮之業哉卒

之身死沙丘曾不得以正終於牖下僅及再傳付之楚人之一炬亦何

用苦生靈為哉

諸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逃始皇聞之大怒於是使御史悉按

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告誦乃自除筌瑋云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繩束縛臣恐

法孔子

秦始皇本紀

十五



秦自坑儒始

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屬陝西今綏德府是書是秦所以立少子

**丘瓊山曰**

亦鮮矣彼盧生之徒乃方技之流耳既以非道事其君又從而譏議之激其怒而召其誅宜矣然始皇所誅止其人可也顧乃使御史悉按問之使傳相告引坑之咸陽示天下以懲後而害及無辜之人使凡誦法孔子者皆與禍焉嗚呼秦之無道一至此哉○又曰長子國之諸貳也徒以一言之不合即決使遠去秦之亡基乎此矣或謂扶蘇以諫坑儒出外故胡亥得立而至於此天道之報昭昭矣雖然秦之所必如此之亟也

**丁南湖曰**

扶蘇此語尊孔子惜儒生而欲安天下其敗甲之流亞乎及從沙丘之行則位以傳國以保而始皇有賢子矣始皇而有賢子豈天道之所容哉故天即假手始皇自絕其後而有監軍之命以開趙高橋殺蘇也殺蘇者始皇也

隕石于東郡

戊寅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按史記秋使者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渡使者曰為吾遺滴池君明年祖龍死言訖置

**劉友益曰**曹魏之世張掖涌石文曰大討曹漢後王建興十三年而魏言亦驗蓋雖人尤而有相之道矣其壁而去使者奉璧具聞上默然良久曰山也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逃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壁也始祖也龍居象也言明年始皇薨也

**袁了凡曰**

秦法令最嚴酷最多諱惡動就參夷然始皇諱死而明主祖龍死使者得從閑中來奏之諱亡而亡秦者胡盧生得自海上還奏之然則秦之諱惡法令嚴酷曾未有如後世之甚者也

趙高矯詔立胡亥

此非人臣所當議

辛卯三十七年十月始皇東巡左丞相李斯從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所過立石頌德至平原津而病篤七月崩於沙丘秘不發喪趙高欲矯詔立胡亥為太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才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

此天下重任

守義不辜

蒙恬明為

無一善足裕後昆

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群臣不相信而鬪士之志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司馬公曰

賀善贊曰

後昆者再世而亡晚矣

聖人終不以彼易此

竊東坡曰

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乃始皇子而蒙恬持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來以誅死為輕典以芟夷為常法大臣狼顧協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為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丘瓊山曰

秦之得天下不取之於周而取之於六國况其所以滅者蓋隋矣然先儒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虐用其民儕之於閭位不復比數焉甚者許其曖昧不明之事謂六國未亡而秦已先亡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哉綱目於其滅六國之後而以正統歸之大書其年號終始皇之世皆以帝書而於二世元年亦嘗一書焉其後也書周文伐秦書秦兵圍沛公吳廣進與秦戰之類亦無異於六國未亡之前嗚呼天子於秦蓋有不得已焉者蓋名予之而實不予也何則天生斯民無主乃亂民奉其主將以撫我也始皇雖有人君之名而無人君之實假天子之位號以肆其毒於民豈上天立君之意哉故于其終推廣文公之意以正書焉然猶不廢大書其年號者以若其有帝之名而無實也用以示戒於萬世云

**穎濱曰** 蒙氏為秦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  
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答亞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  
然始皇病於瑯琊使殺還禱山川至于沙丘而崩使殺尚從則趙高李  
斯廢嫡之謀始不能發嗚呼天之  
廢人國人固無所復施其巧耶

**二世皇帝** 名胡亥在位三年壽二十四繁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怨  
積而天下叛之在位三年為趙高所殺立子嬰為王九月  
十六日而  
降于漢

騁六驥過  
决際

賢主之所  
能行

**壬辰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  
驥過决隙也** 缺音 吾欲悉耳目之所好從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  
趙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  
臣皆疑焉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陛下嚴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  
立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  
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殛死于杜 殺之也杜即扶風杜縣 公  
子將閭呼天自殺公子高上書請從死先帝葬驪山之足二世悅賜錢以

葬

**真西山曰** 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蠱其君之心術然  
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窮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  
枕肆志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己之所便故  
高言一連如水投石卒之刑戮蕃而怨叛起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燕  
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

安枕之樂  
何在

**五瓊山曰** 嗚呼此人之所以經營者為子若孫計也始皇滅六國其為  
為趙高所殺既而胡亥又用高計殺公子十二人卒之胡亥亦不免焉  
原其所自固秦累世殺人之報苟非始皇留趙高以輔胡亥且亦未必  
如此之驟  
且慘也

復作阿房  
宮

勝廣起兵  
於新

**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 材士謂有材力之士也 **五萬人屯衛咸陽書法** 殺不  
**變也**  
**綱** 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新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滎陽  
**是時發閭左戍漁陽者** 閭左言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  
蘇州是 **九百人屯大澤鄉** 大澤鄉在沛郡蕭縣 **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皆為屯長**  
**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且壯士不**

陽郡今  
蘇州是

壯士死奉大名  
王侯將相宜自種

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扶蘇始皇長子也今聞無罪而二世殺之百姓未知其死項燕楚良將也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故詐自稱二人以為天下倡為壇

耳餘勸立六國後

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都尉秦官職掌征伐事陳縣名今陳州屬河南開封府陳中父老請立涉為楚王張耳陳餘曰秦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

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

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與眾黨

也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可成矣涉不聽自立為王諸郡縣苦

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涉少嘗備耕龍上帳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備者笑涉少嘗備耕龍上帳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備者笑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鴻鵠之志涉少嘗備耕龍上帳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備者笑

志哉

陳潛室曰

涉起調成而首事志在免死縉紳先生樂抱祭器歸之耳餘

秦民湯武

蓋天下苦秦之暴故家遺俗豪傑之士喪氣略盡乃至所不慮之成卒猶能為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凌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于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丘瓊山曰

嗚呼此天下叛秦之始秦之禍生靈極矣於是乎天下之民齊有田廬田市在魏有魏咎魏約韓廣起於燕成於韓梁藉起於吳是時稱王以復六國之後者非止一勝獨書勝者勝其倡也吁水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平日蚩蚩蠢蠢所以服役乎我者一旦起而為仇敵夫豈無故而然哉

鼠竊狗偷

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

楚陳王以陳人武臣為將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二千人徇

趙使周文史記作周章西擊秦武臣等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

趙三十餘城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發明勝廣崛起草莽本不足以國書而書曰楚若大國然若尊

尊楚所以惡秦

楚所以惡秦也

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沛邑名今徐州沛縣劉邦字季為人

隆准龍顏

準音准鼻也額額額也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

大丈夫當如此

人生產作業常繇咸陽繇音姚從役也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

秦二世四卷

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史失其名相經云魏人也名文字叔平好相人見

季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者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

箕箒妾呂公謙言願以息女為卒與劉季乃呂后也史記呂公善沛令避

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請

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萬錢實不持一錢

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見其狀貌甚敬重之蕭何曰劉季固多言高

高祖所以成大業

陳龍川曰興王之君必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成天下之業宋易

之應求之於貌其亦迂矣觀懷王欲遣長者仗義而西諸將皆曰沛公

素寬大長者遂遣之食其見沛公曰諸將過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

見寬仁大度天下所以服高祖高祖所以成大業者此也呂公必於是

馬觀之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厭一季即自疑亡

匿隱於芒陽山澤間陽音唐又音宕芒縣屬臨淮郡陽縣屬梁國二縣呂

后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往從常得

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史記高祖為亭長時告歸之田呂后勸兩子

居田中擇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饋之老父

相魯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

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之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

及貴遂不知老父處

丁南湖曰王元之論云竊秦罪惡貫盈六合焚焚上訴求王天將使民

甚以厭之殊不知民厭秦也訴之於天天厭秦也授之於漢秦獨厭天

厭民而自王乎向使築是臺告天引咎遷善樹德誅斯高之暴政脩唐

虞之墜典下從人望上答天意則王氣不厭而自消矣劉項之族何由

興哉

季初為泗上亭長亭者停留行旅食宿處所猶今為縣送徒驪山時始

驪山郡縣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酒言徑澤中

按初斬蛇

徑小道也從小道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復哭

而行過於澤中曰嫗音喻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被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後

人告劉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史略註秦居西於行屬金

之後堯火德故稱曰赤帝子

神田言符

神武徵應

豈意孤鳴

受命以人  
不以神

劉季書帛  
射城  
父老立季  
為沛公  
廣職皆赤

**史臣斷曰**劉季斬蛇之事是必有之老嫗恒哭之言涉于怪誕未足信也司馬遷曰神田告符班固曰斷蛇著符司馬光曰旗幟皆赤由蛇班彪曰神武有徵應皆信赤帝子之言故也以愚論之不過陰托詭辭即陳勝吳廣草魚狐鳴之故智也若以斯言為誠然是白帝子果指秦而言以為秦國之命脉化為蛇即則土也山川安能縮束變為動物以為秦帝之精神化為蛇即則耳目手足安能脫換變為蟲類從能變矣今日斬之今日國統命絕何為二世傳之子嬰且二世弑於趙高子嬰殺於項羽劉季無與焉何赤帝子之斬竟無取驗則其說無稽足證矣是故斷蛇之符孰與乎三章之約旗幟之赤孰與乎三軍之素後人之告孰與乎三傑之謀老嫗之言孰與乎三老之說善言受命之符以德不以怪以人而不以神○按勝廣欲以鬼惑眾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又令廣於成人所止叢祠中直篝火作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時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椽主吏蕭何曹參曰漢書曹參為沛獄君為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以劫眾乃令樊噲召劉季時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為沛公蕭曹為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史記劉季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諸侯并起屠沛蓋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

以應諸侯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令開門迎季欲以為沛令季曰天下方擾置將不美一敗塗地吾豈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願更相推擇可者父老皆曰平生聞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莫如季最吉乃立季為沛公

學萬人敵  
項籍才器  
過人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項梁有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項字避讐吳中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江奉才器過人會稽守會稽秦郡名今浙江紹興府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將梁乃使籍拔劍斬守頭佩其印殺自為會稽守以籍為裨將徇下縣裨將副將也史記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斯秦項籍  
趙王  
張耳陳餘  
何如人

**田儻者故齊王族也自立為齊王**率兵東畧定齊地  
**趙王武臣為燕所獲張耳陳餘使人請之輒為燕殺有斯養卒往見燕**  
**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

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張耳陳餘以少長先立武臣今此兩臣欲分趙而王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設殺武臣二賢責燕問罪滅燕必矣燕將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

綱癸巳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魏王豹元年韓王成元年春正月趙將張耳陳

餘立趙後歇為趙王○目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敗走客

有說之者曰兩君羈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

綱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目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夏紀封臯陶之後於英六疑英布是其苗裔正義曰英蓋英字光州固始縣春秋蓼國人故六城在安豐西南嘗坐法黥論輸驪

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群盜番

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以女

妻之便將其兵擊秦按英布出處自此

沛公得張良為將

綱沛公得張良以為將將名○目陳人秦嘉起兵於郟郟音談東海郟縣今廢為鎮屬徐

張良以兵法說沛公

東張良封留即此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祖封呂從其封姓言吾先若太公望子久矣因號太公望太公兵法一帙三卷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

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不書張良歸沛公何者良心也良欲業成矣書曰沛公得張良貴之也書法如此綱目一人而已

目廣陵人召平為楚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為上

沛公以得良為重

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少年起

嬰母指嬰勿王

兵欲立令史陳嬰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

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將舉

沛公天授

沛公以得良為重

沛公天授

沛公以得良為重

沛公天授

沛公以得良為重

大事將非其人不可眾從之於是嬰及英布皆以兵屬梁眾遂六七萬進擊秦嘉景駒殺之

**居鄭** 今鄭縣 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說梁曰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 楚人善言陰陽 曰楚雖三戶 三戶漳水津也 亡秦必楚 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即降秦遂入

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逢 古蜂字言起兵者眾如逢之能

也起之眾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能復立楚之後也乃立楚懷王孫 心名也楚懷王愧之孫

為楚懷王以從民望項梁自號武信君張良亦說梁曰君已

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 漢

元 年羽 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

**丁南湖** 范增勸梁立楚後為梁而不為楚詭計也張良勸梁立韓後

為韓而不為梁忠謀也觀詭與忠二人之優劣即此一端已

**二世數誚讓李斯** 教音朔誚 居三公位 三公論道之官古無其職至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之漢以丞

相太尉御史為之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之 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

夫賢王必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而群臣百姓救過

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

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盛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患亂 **國郎中**

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

者但以聞殺群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

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

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

斯曰關東群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

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聞高曰請候上聞語君於是待二世方

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於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

沙丘之謀丞相與焉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 李斯之子名由

此直君侯之事

斯至上謁者三

趙高與李斯

斯

九周監書



東門逐兔

郡守輒與盜通而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不戰將自斃二世乃下斯獄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夷滅也父母兄弟妻子盡誅滅也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書法則斯無罪乎斯固行罪而秦殺之不以其罪礙

項梁戰勝而歸

丁南湖曰論者皆謂秦殺李斯不以其罪矣予則不以為然也斯之被族因趙高之誣害然斯之平日不務明政以匡其主乃阿順苟合蔽威酷刑聽高和說廢適立廢以致諸侯之畔而晚節欲以諫諍納忠則亦未矣斯誠可殺也但夷三族則太甚焉  
項梁與章邯戰於濮陽破之引兵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大破秦軍於雍丘秦縣名梁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為君畏之梁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章邯已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趙數請救於楚楚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卿子冠軍卿子卿之子也時人相褒尊之繼上將故言冠軍言功冠

楚遣沛公伐秦

綱楚遣沛公伐秦○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疆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身願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標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漢唐得天下略相似

沛公名義甚正

項籍矯殺宋義

尹遂昌曰三代而下惟漢唐為盛而得天下亦略相似然唐祖自即位公舉兵誅無道秦其名義甚正秦既不得而臣之則稱以沛公宜矣若夫唐公既尊隋煬為太上皇又立其子而事之則君前臣名固其理也綱目循名責實初非厚於漢而薄於唐也  
甲午三年楚二齊二趙二燕二魏二韓二年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

秦二世四年

秦二世四年

十四

宋義飲酒  
高會  
國家安危  
在此舉

沈船破釜  
問無忌  
奪以救即  
鄆項籍橋  
殺以救鉅  
鹿得失何  
如

觀勢收功

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遣其子襄相齊

飲酒高會士卒凍饑項羽曰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

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即其

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沈字作非持三日糧以

示士卒必死於是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虜王離按羽矯殺宋義正其二罪既破秦軍

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

屬焉書法即鄆之救書大破秦軍而無忌襲奪之罪不可逃鉅鹿之救書大破秦軍而項籍矯殺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權衡也

尹遂昌曰不直書曰楚將而必曰次將正其以下犯上之罪也不直書曰殺宋義而必曰矯殺者正其專恣無君之罪也籍始見于

綱目而罪已如此他日雖欲自立于天下尚可得乎

趙雪航曰宋義因論武信君幸驗其言楚懷王因高陵君顯之說即以爲上將軍將兵救趙遲留不進其儒怯無謀勇可知矣項羽

累勸其進兵乃欲待秦趙戰攻之疲以承其弊此所謂徐觀鵲蚌之勢

以收漁人之功同一意也承弊之說施于戰國兵力相等之時可也

時趙國新造疆秦兵力逾其十倍危殆之機在於呼吸之間斯夕時楚

之救正如救焚拯溺豈可逡巡畏縮以俟其罷而承其弊哉及送其子

宋襄相齊飲酒高會不恤士卒項羽累言傲然弗聽乃解帳中斬之

卒之心未必不合辭稱快也愚觀宋義以一言幸中項梁之敗而得卿

子冠軍之名及其提兵救趙略無智勇之施竟以浮蕩之言而沮進兵

之計向非項羽引兵渡河大破秦兵虜王離趙城士卒又有長平之難

矣是項羽斬宋義一人而活趙國數十萬生靈之命也先儒言其矯殺

卿子冠軍以答羽豈不謬乎

二月沛公北擊昌邑昌邑在曹州城武縣是過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沛公拜越

爲魏相使將兵略定魏地

綱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酈首歷食音異其音基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陳留圍縣有高陽鄉高陽

人酈食其爲里監門里監門爲里中之門監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人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

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音貫戴也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溺小便也

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至高陽傳舍從容不迫之貌傳者轉相

固

真吾所願  
從遊

倨未見酈  
生

酈生反首

傳之義舍亭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床馮几使兩女子洗足

而見酈生洗先典反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

也猶今第朝

傳居御反

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

洗先典反

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

洗先典反

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兵不

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

於是遣酈主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

為說客使諸侯

陳龍川曰沛公高陽之狂悖王一將軍耳監門戍卒與前泗上亭長齊

之術也凡人之情慢忽生於故常狎侮起于疇昔彼奸維桀猾之徒皆

無一術駕馭籠絡之俾之動蕩奔走而不自知一沛公其如秦項何先

之以倨洗之卑所以性其銳後之以延坐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馭英

率如此

良引兵從沛公略南陽南陽郡屬荆州在鄧

兵西無不下者所過亡通得鹵掠秦民皆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

門三日有司馬王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

曰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為者

於死邯乃與羽約盟涇水上立以為雍王置楚軍中使欣將其軍為前行

謂鹿為馬

朱沛國曰

史欣請事咸陽無帶留杆格之苦則陳餘之書固未足以感章邯之心

雖項羽善戰亦未能旬日之間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之眾也今掃一國

之眾付之大將之手存亡成敗繫於呼吸瞬息之間司馬門奏事乃留

三日而不得報其趣也宜哉

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中害之也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謂鹿為馬

謂鹿為馬

謂鹿為馬

謂鹿為馬

謂鹿為馬

謂鹿為馬

謂鹿為馬

易辨亦未攷耳

胡致堂曰

奸人欲奪君柄者必先焚或其耳目感移其心意使紛然眩亂莫適所守然後其柄可得矣鹿之與馬非有疑近相類之形也指鹿為馬人莫敢言則替其君之目矣以忠言為欺以讒言為信而人莫敢議則聾其君之耳矣以是非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安危治亂之實一切顛倒而人莫敢以告則迷惑其君之心矣於是恣其所欲無所不至自謂可以永保福祿之權而不知禍敗已隨其後自古非一趙高而終不悟也且指鹿為馬異事之尤者也二世笑之以忠為欺以讒為信是非賢不肖兩易其位異事之尤者也二世不知駭焉故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關而望夷之賊已迫矣猶欲一見丞相是其心憤憤于鹿馬至被殺而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真西山曰

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為矣

丁南湖曰

鹿馬之辨不可以欺狹提而高之欺夾夾之受欺曷至如是君之視臣如草芥今也臣之視君如狹提向也始皇以極猛而肆欺於上今也二世以極懦而受欺於下蓋天理反覆相尋也

趙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章邯軍敗恐二世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弒二世于望夷宮秦建之以立子嬰為秦王

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稱

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夷其三族發明

二世為高所愚所書不同如此

君廣者以二世不過為高所愚若楊之逆與字文化之逆何殊一書帝一書如此

胡致堂曰

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輟色屠戮趙高雖不殺亡亦舒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袁了凡曰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猶幸僅托於他書者西漢京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促之夫高之威行秦廷至指鹿為馬東蒲為捕群臣不收出一般使正先不非刺高能令其威不成秦不亂耶何言之異也然正先之名換平言猶傳矣

子嬰遣將拒曉關曉倪么反雍州藍田縣東南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

兵尚疆未可輕頭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

秦將啗以利以食饒之令其啗食耳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

張良說沛公擊秦

沛公大破  
嶢關

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  
嶢關 擊秦軍大破之 沛公引兵繞嶢關 擊秦軍大破之 沛公引兵繞嶢關

秦兵大敗 沛公引兵繞嶢關 擊秦軍大破之 沛公引兵繞嶢關 擊秦軍大破之

孝公有席  
卷天下之心

賈誼論曰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而取百越之地以爲侯爵之制六國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北

攻守勢異

賈誼龜錯  
明申韓

古者有畏  
民之君  
天下真可  
畏者安在

胡致堂曰 誼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是不然  
陳止齋曰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無可畏之形者難見易圖者

周秦總論

周自西轍轉東而王迹掃地 陵夷至於威烈之際 氓氓焚焚 麼麼微小

沛公引兵

秦子嬰之四卷

十八

主而已。三晉強梁，弁髦其君，瓜分其國，固王法所不貴者。貴音周天子不能討已失大司馬九伐之法矣。周禮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而反寵法正邦國故弑其君則殘之秩之是何異於開門而揖盜乎？故紫陽作綱目，托始於此，以見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其後安王立而田和即求為諸侯，尤而效之，周亦何辭烈王之時，諸侯並大，狼摯虎攫，百派分皮，爭涸其源，未聞有西歸以受好音者。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而齊威一舉朝禮，天下賢之，其空谷之足音，晦暝之日月，與顯王賜秦以黼黻之服，養成鴛鴦之勢，然而諸侯弗齒也。孝公發憤脩政，而商鞅以刑名佐之，田開阡陌，而使富勇戰怯，鬪而使強力甲諸國，虎視敵國，而秦始稱王矣。孝公子山之西山之東，談士雲起，但詐如星。御令先釋機命云從儀秦輩掉電光之舌，馳波濤之辯，漢文衡則欲拱袂而臣六國，紛紛籍籍，各是其謀，以爭相雄長，斯時也，齊有

孟嘗

文趙有平原魏有信陵無楚有春申皆皆飛仁揚義田文無

弱秦宜

可以得志也。然楚懷客死，徒自切齒腐心，而三城既得之後，齊

救火而

甘牛後之羞，無胡越之智。蘇秦曰：胡與越人同舟而濟，風波至

申盟締好

如率然，然常山在山，雒渠在鶴，在原而首動，尾應小學一唱五

秦滅東周

而姬氏八百六十七年之祀，遽爾終斬，當時無有仗義以責

之見迫

至郊見上帝，而秦亦侈然以帝自居矣。意孰知異人孝文王

論版主

楚因呂不幸歸自趙逃歸華陽夫人以為子不幸隱計不幸美姬有娠獻於異而栢翳之

祀已先亡於宮闈之中乎呂政以眇眇之身奮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

王孝文王執鼓朴以鞭笞天下自此無歲不干戈無人不介冑以暴露

百姓之骨於中原先滅韓內史勝次滅趙王魏次之王楚次之王燕又

次之王而齊之四十餘年不受兵者亦付于松耶栢耶之歌王賁滅齊

栢之間民歌曰松耶栢耶軍聲所臨百舉百克破從檀衡楊雄曰破從檀

嚼八區秦而天下盡為秦矣四海既一自號始皇遂欲流

唐漂盧滌殷湯周秦論夷封建於郡縣遮北胡於遠方灰詩書於烈

焰合兵器於金人埋儒生於塵土自以為二世三世可以萬萬世也然

阿房築怨長城築愁誓然軒然以鑄磨鍛鍊其民天下皆重足側目口

噤心悸音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而莫敢誰何震潰之勢已基於

立國之初祖龍既死胡火襲尊座未及煖而廣勝吳廣之徒斬木揭竿

呼號而起望屋而食橫行天下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而先人蒙雪霜冒

矢石寸攘尺取之地復散而為六國項梁山儋韓廣且以為鼠竊狗偷

而不足憂也及天地如崩瓦韋楚祖龍行云陳勝城中破三下秦家

漢家始空山西之甲付之章耶以禦之而楚沛帝卷長驅直擣關外當

是之時上有高枕肆志之主下有指鹿為馬之奸迨逆謀起於望夷而

為王弗許為侯弗許與妻子為黔首又弗可得趙高使閻樂弑二世二

弗許又頓為萬戶侯又弗許頓與妻子為黔首樂曰而胡亡而秦亡矣

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遂自殺而胡亡而秦亡矣

沛公以長者之師掉臂入關而嬰來稽首項羽嘯兵西噪殺戮已降秦

降王而世業殞殛如摧枯折腐噫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嗚呼夫周

自威烈而後以殘類之末祚寄命於咆哮之虎喙咆哮音袍尚綿綿延

延三十承孫八百祚年李夷賦成王定鼎以休姬而六國以萬乘之強

不能支一秦之師暴秦以天下之強竟實亡於謫戍之卒此其故何耶

論子嬰

蓋六國不知所以自強秦惟以其強者而虐用之其勢固宜必至於此也

市公以勇首之而卓魯不國而嬰來首首負則肅共臣樂也... 受命不... 夫王... 吳之... 而小... 夫口... 和照...

綱鑑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今本歷史大方綱鑑卷之五

宋 涑水 司馬光 通鑑  
明 考亭 朱熹 綱目  
趙田 袁黃 編纂  
潭陽 余象斗 刊行

漢紀

太祖高皇帝

姓劉諱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威楚而成帝... 謀能聽知人善任五載成帝崇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鑑乙未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 劉邦元年○韓王成三年○是歲秦已亡

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

組天子之轂也繫頸者封皇帝璽符節降軹... 道旁軹音只軹道在雍州萬年縣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

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九綱鑑通編 漢高祖五



沛公以德  
行仁  
庶幾王者  
之師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秦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

秦丞相府圖籍藏之圖籍律今圖書載民之戶口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

厄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

陳涉室曰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持書生之論耳蓋刀筆吏多矣而何

家之休要此其器已不在人下見當草莽用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

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從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

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

而其從者皆可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乎此固沛

公所以與也

宋沛國曰高祖入關而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律令圖書其慮深矣然

獨不念治天下之道非圖籍之所能備保天下之道非律令

之所能紀者乎秦人以四方書籍盡付之烈燬之中而先王遺書猶幸

畧存於博士學官以收遺書用圖籍之形勢以收效於百戰槍攘之日

用帝王之遺書以保治於一定南安之時則漢之基業當與商周比隆

矣不知出此遂使先王經世之遺典復灰於項藉之手使天下不見帝王之全書蕭何不問辭其責矣

樊噲諫曰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

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灞上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

道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且縞素為資縞素之情白者素謂無采

秦奢麗服儉素以為藉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

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郭大有曰高祖得天下人但知三傑之功而不知樊噲贊襄之力不多

於亡乎噲之一言深識大體蕭曹平勃其見豈不出于下哉

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法三章直三章三條也殺人者死傷人及盜傷人謂爭鬪傷人不敢死抵

罪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秦法一人犯罪牽及為盜者也抵

家及隣伍皆坐之今但當其身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餘悉除去諸吏

史氏安者如故

民皆素堵如故秦堵謂將士皆安然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  
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書法漢之所以得天下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  
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徐莽苛政兩漢

漢世不刊之典沛公師焉

陳濟室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  
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遂以  
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

有名沛公師焉

尹起莘曰前年書楚遣沛公伐秦則沛公奉詞伐罪師為有名矣是年  
亦庶幾不嗜殺人之意者夫秦以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  
如救焚拯溺深得乎民之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茲可見雖三代  
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惟合前後所書觀之則漢業之與非偶然  
者孰謂其起於叛亡

深得弔民之理三代得天

是下不過如是

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新安邑名今河南府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  
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胡致堂曰

莫強於人心而不可以仁結可以威劫不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勸也  
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習見白起坑趙卒效而為之以威服天下殊  
不知昔周既勝殷之之餘眾蠢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桀黠而已逮成  
周遷頑民選用畢公君陳為之文師教訓漸摩至於三紀然後丕變大  
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自怨疾之心奮然殄滅非無餘力仁  
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者衆矣不此之法而世殺是務二  
十萬人不服刑殺而坑之諸侯正不暇四顧而起材日奈何哉

沛公以兵守關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掠

而東關中關中今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內音諸

志不在小

侯軍沛公從之已而項羽至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項羽進至戲

項伯見張良

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

五采此天子氣也惡擊勿失羽季父項伯伯其素善張良按史記伯殺夜  
馳告良欲呼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入具

項伯見張良

告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卮飲酒器也約為婚姻曰吾入關

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豈敢

反乎願伯明言不敢倍德倍與背同言不項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自

來謝自來羽處伯去具以告羽因言曰人有大功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

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謝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

數目謂頻數舉所佩玉玦玦音缺示以當決斷也羽不應增

起出召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項莊拔劍起舞伯亦拔

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

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盾兵器所瞋目視羽頭髮上

指而張目也目眦盡張也裂也裂破也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

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侯約先破秦入咸陽者

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

之說細人指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沛公

如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

讓今人方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遂間行趨壩上留張良謝羽曰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亞父也謂范增羽尊范

仲父也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唉音哀歎恨擊子斥項不足與謀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書法上書沛

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

數目謂頻數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起出召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項莊拔劍起舞伯亦拔

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項莊拔劍

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

指而張目也目眦盡張也裂也裂破也羽曰壯士復能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

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侯約先破秦入咸陽者

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

之說細人指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沛公

如廁將亡去曰今者出未辭也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

讓今人方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遂間行趨壩上留張良謝羽曰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亞父足下

仲父也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破之曰唉

擊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管子不足

藍謀

仲父也

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塚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許坑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掘始皇塚殺

子嬰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

不書王已降也

尹起善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

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如雷電

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沛公真

鷓鴣之比祥鷓鴣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鳴皋比祥</

羽鴻門與  
項羽不渡  
烏江得失  
何如

**陳止齋曰**

昔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

其所忌而得國。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

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出於意料之外。事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

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忌

而淫怒焉？以逞哉！彼范增者，鴻門之暴徒，欲斃漢於一擊。吾恐沛公雖死，而天下之為沛公者，可得而盡發耶！

**袁了凡曰**

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雷而羽性獷直，而不疑多愛，而不

忍不疑，故可以與援也。且羽雖叱咤風雷，而其性獷直，而不疑多愛，而不

跡易察，而其詞固足昌耶。公與留侯蓋熟計此，故以牙

身自不測，而坦若夷。常自為去留，豈能制其命哉！

**丁南湖曰**

羽之不君甚矣。羽之臣吾未嘗不欲誅項伯，而哀范增焉。以

去殊不思，沛公增之君父敵也。奚惟乎其欲害之也？且增有鴻門急擊

之謀，以項伯馳告，張良破有今項莊舞劍之謀，以伯亦舞劍，破是欲害

公者，增之忠而卒不得害者，伯之罪也。若增於羽諸惡，豈不欲諫哉？奈

羽之勢悍不聽耳，卒不聽固宜。去然而不若，直以信事二君，非義也。

是以終身為楚，而卒不聽固宜。去然而不若，直以信事二君，非義也。

也。謂其素善，張良則獨不覺乎？曰：伯之詭譎，而羽之龕暴，適墮其術中。史

厚其季父，而彼顧以家庭之親，得為內嚮之本，及羽敗垓下，而伯等四

人受漢封，列侯賜姓，劉氏則伯之委身他姓，而自滅其族也。明矣。蘇子

伯者，亦以勸夫忠如增者，伯不亡，愚則曰：伯不死，羽不生，愚故表而出之，以戒夫姦如

趙氏曰：秦自孝公石門之戰，至根王入秦之年，斬首坑殺，死之數一

城悉為丘墟。聖賢子孫皆被滅絕，既一天下，西建阿房，東填大，海北築

長城，焚聖人經書，坑殺儒生，巡遊不息，使天下西建阿房，東填大，海北築

天假其手，為報咸陽，殺子嬰，屠其宗族，伐其陵墓，焚其宗廟，宮室是無

韓生說羽  
都關中  
關中四塞  
之地  
衣繡夜行  
楚人沐猴  
而冠  
顧所以用  
之道何  
如

了九個監甫  
漢高祖五

司馬公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人，喻楚人性躁暴也。羽聞之，烹韓生。

羽聞之，烹韓生。

車金秦湯

陽尊懷王為義帝

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陳止齋曰：昔劉項之爭，衡也。楚以拔山之力，卒為漢鑿者多。項氏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秦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亡以愚觀之，項氏之所以勝，懷區區之故國，榮於匹夫書錦之歸，斯以取。雖高枕於彭城，其意蓋在於障漢軍之東也。羽之心，自以三秦足以限漢。非漢之敵，楚之逆，亦未卷而劉季已劫而奪之矣。羽不知夫饋軍降虜，昌於韓以爲西蔽，終亦以飼漢而已。則夫關中之不守者，羽非失險也，失人矣。

**綱**春正月，項羽尊懷王爲義帝。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復命於懷王也。懷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陽外也，命猶令也。蓋而內實不奉其號令。

**袁了凡曰**：楚懷王孫心亡國之殘孽也。項王徒以名義起，牧羊而王之。且有宿德，固亡假也。入關之役，獨遣沛公以寬大長者，就此一事而不知。羽動也可謂有帝王之英畧矣。天命不在卒死，於賊惜夫。

霸王分天下諸將

立沛公爲

養民以致

用資所以

養民

蕭何獨見

之言

**綱**二月，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孟康曰：情名江陵爲南楚。霸王梁楚地九

郡都彭城。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言雖有疑心而事已和，然曰業

又惡有約，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今與元所理縣。而三分關中，王秦將章邯、司馬欣、董翳以距塞漢路。

**綱**漢王以項羽有約，怒欲攻之。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關

中之惡，不猶踰於死乎？能誅於一人之下，作屈而信於萬乘之上者，信古

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章邯

塞王司馬欣、董王董翳、項羽三分關中也。而王之是謂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

**胡致堂曰**：常言皆曰用資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資人，何

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其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

莫高且五

高祖勇  
勝其能  
何之謀  
問高祖  
漢中項  
耻王江  
得夫何  
如

張良統  
棧道  
漢道張  
歸韓

留侯善  
其用  
其意自  
歸不在  
張良有  
若象

林之奇曰高祖與項羽爭天下其勢力才氣相去甚遠然羽終為高祖

業雖小亦足以王也顧大王急渡此即蕭何之謀耳使羽能從其言則

故高祖百戰而百敗惟其不勝也一勝則必至於王項羽百戰而百勝

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亡

漢遣張良歸韓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中縣名漢王遣良歸韓良

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度名曰棧道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以備諸侯

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朱晦庵曰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蓋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

程正叔曰張良有儒者氣象其進退極有道理人言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

從之以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

丁南湖曰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

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

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焉此程子之語鮮能道及者也

袁了凡曰遷民居之易世矣恐其人搖動有舊土之思漢未可附而有

也又漢王諸將士多思東歸而道亡故燒絕棧道特限關之而備諸侯

盜兵亦一策耳且王以四月入蜀而八月即出定三秦棧道已隨

即續也謂良欲爲韓錮漢王於巴蜀不知受珠之石長存可備之材無

窮何以錮之乎又漢王賜張良金王良悉以獻項伯使請漢中地漢中

當秦坤蜀良蜀所從出入秦道棧道在焉其爲漢取天下慮已定於此矣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

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書法前歸

良心一於已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復歸漢何或不殺良不

爲韓子房始終歸前此良已書歸漢矣至是韓王見殺於楚良乃

目初淮陰人直隸淮安府是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

商賈史記信數從其下鄉新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

饑飯信扶晚友飼之也令其自食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

吾必有以重報母母

重報

一千九百

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食讀吾哀王孫而進食王孫如子豈望報乎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若

化反足於是信悅出胯下蒲伏悅音免蒲蓬通反亦作跣手行也伏一市

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梁敗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

王之入蜀信歸漢為連敖連敖官名猶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

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以

為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治粟都尉秦之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

南鄭南鄭漢縣名今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多道亡者何聞信亡不

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

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

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漢中府名無所事信

無所事信謂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

國士無雙

無所事信謂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

一軍皆驚

欲東耳安能鬱鬱鬱鬱得志也久居此乎乃召信拜大將何請設壇具禮拜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王曰丞

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

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項王為人

啞啞叱咤啞於金反啞烏故反懷怒氣也千人皆廢千人不敢當然不能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嘔同人有

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印即敝不不忍不能予印五官反角

居關中而都彭城彭城秦之郡名今改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為

霸王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

且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驕

切又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

印即敝不

切又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

忍辱

忍辱

婦人之仁

婦人之仁

三秦可傳  
檄而定  
自以為得  
信晚

蕭何獨受  
知人之名

高帝知三  
人志大  
高帝知大

得脫章却司馬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

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

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言不待用兵惟傳尺於是漢王大喜自

以為得信晚遂部署諸侯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信引兵從故

道出襲雍故道秦縣名襄掩其不備曰秦雍古雍王卬戰敗走塞王欣

王翳皆降關皆是翟音狄亦古之國名今陝州桃林縣西至潼

劉辟山曰或謂何能識韓信此其識非碌上者然信之英特亦易識耳

獨受知人之名也必行於高祖此所以

漁老泉曰御資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

食補之一見黥布而供具飲食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

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進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猶數千

里之地以卑之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高祖知三人

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也若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

拔一城隔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

歲不遷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矣

直西山曰世謂知人無如蕭相國之知韓信不審米何術也今觀告高

所以數告何者亦此而已何聞其語亦必反覆酬度而洞見其所蘊然

後奇之也或謂世故有窺言而無實者何以知信之必可用也何於天

下是非得失之故疆弱勝負之機彼皆瞭然於胸中矣一旦韓信之

言適契其意安得不深許之耶古今論用兵成敗者甚衆然卒之無言

不酌者唯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

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最爲奇焉

胡致堂曰智謀武畧之士急於求用非如抱道懷德之君子舍之則藏

無足怪者蕭何既知其人可以爭天下誠惜其去身自追亡非特爲信

乃爲漢王也或者之論乃謂漢王與何欲致信死故示不用之端激之

使亡又爲此追求喜怒之態然後用信則信當竭力而必留是殆見漢

王軒輕黥布而生此論耳夫漢王待布固不當爾然布既南面稱孤矣

田以老妾  
故持二心

漢王長者

陵母伏劍

伏劍而死

使者泣曰願爲妾語陵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無

遂

無母音

遂

遂



臣子之道  
兩待  
問王陵  
苞徐無伺  
如

**丁南胡曰**王元之作陵母碑謂其資愈於之母孟母此過譽也乃其銘  
婦人失刺而死其如婦人服衣兮象兮有忠有烈男子之心兮  
男子之服冠兮蓋兮惟和惟依婦人之能兮嗚呼讀斯銘者可以愧姦  
佞而勸  
忠節矣

**郭大有曰**嗚呼母誠為女丈夫也然其死陵致之矣方其歸漢之初預  
兩待之矣智不及此陷母被執當求道萬不得已棄漢歸楚如徐庶  
之降曹操以全母生視其可輔則輔如其不可託故遂遜復歸於漢可  
也再不然漢業既成母靈已慰當就其死以報母亦可也胡乃安享爵  
祿以終天年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况陵之去  
就得以自專今為功名而陷親於死獨何忍也

**袁了凡曰**曹操劫徐庶母以先主慰度而遣之以孝治天下者不學  
豈少陵哉使人亡母子乃有君臣乎若陵母之决計則以陵不能為徐  
命使是陵慄不決之心而以觀其母也或曰假陵歸楚是示不屈之志而  
以殺其母也陵之罪於是乎彌天矣或曰假陵歸楚可為楚用與曰非  
然也徐庶知操為漢賊久矣其辭割也以存  
母也操固不得而用之如陵者若庶可也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攻以齊梁反

子房古稱  
緩兵之上  
遺項王書  
五星聚東  
井

**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遺項王書又并遺以齊梁反書使材  
○五星聚東井以義取天下也  
帝行其大臣稍

君臣天地  
之大義

**尹起莘曰**君臣天地之大義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亘古今而不可  
大義已定籍何得而試之乎况籍起自偏裨矯殺卿子冠軍宰割天下  
率徇已私義帝不能誅籍而籍反弑帝其惡可勝道哉揭而書之稱國  
稱爵稱名所以著籍強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  
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

懷王天下  
之昏主

**洪容齋曰**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纔三年以事考之東  
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爲上將軍而羽乃爲次將獨遣沛公入  
關羽不能蒞致命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命故終不能  
全於項氏然遺將救趙滅秦至於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  
爲之立本紀然遺於秦後迨其亡則以高祖可也乃立項羽本紀義帝  
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

太史公當  
爲之立本  
紀

**丁南湖曰**漢高祖時新城三老奏辯太子寃而父子之情賴以敦孰謂無補於

九綱監甫  
漢高祖五

**初武陽人**

陽武秦之縣名今屬河南開封府

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

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孺子陳平字也宰烹牲也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

如是肉矣

陳平自言使我得為宰相於天

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

濟也

魏王名也臨濟本狄縣

為太僕說魏王不聽

政之

漢改臨濟今屬益州

漢王與語而悅

之即拜平為都尉使為驂乘典護軍

都尉秦之武官名參乘隨後

諸將盡

王聞之愈益幸平

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

有也

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

陳平兄名伯常耕田縱平遊

漢王召讓魏無

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

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尾生與

善陳孺子之為宰宰天下亦如是肉

陳平美如冠玉盜嫂受金

世道

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夫抱梁柱而死或云即微生高也有信行孝而

已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死高宗或後妻言放之而死而

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

以利國家事耳盜嫂受金何足疑乎

**胡致堂曰**

善乎漢王之用人也魏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悅之命

疑焉則以問無知無知之辨則又召讓平之對既無撓辭亦無留

志王疑泮矣則謝之厚賜之又罷任之其後屢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

無知以薦貧受封侯之賞彼其是非明不以讒蔽忠取舍審不以小棄

大平獲釋黜暗之嫌無知得免比周之累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所

以樂為用而願效死也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

新城洛陽鄉名三老官名昔秦法十里一亭十

董公選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

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弑其主天下

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

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漢王為義帝發喪以告諸侯

子之令以臨諸侯司

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放逐也殺讀曰寡人親為發喪兵

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三河謂河內河南河東是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

王擊楚之弑義帝者按真西山曰不曰率諸侯而曰願從不曰擊項羽而

書法秦既滅矣諸侯皆就國矣而漢王復以失職與兵雖曰不為無辭

也故以討書之而項羽自是斥名此又書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

尹起莘曰籍則籍為天下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漢之師為有名矣

朱沛國曰自昔帝王之興憂天命之圯絕而求與之保合憫人心之陷

紀不明則上下內外欲哉誅亂之兵不出則仁義之統紀不明仁義之統

私一已而安歲月詎可得乎使高帝不聞新城仁義之說不為洛陽縞

以智力相尚耳智不足則相勝則凡智於我者孰不反而以相賊力不

義之言一明則天下曉然知上下定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

續天命人心欲紊而復正漢雖不純王道而猶培植扶植至

胡致堂曰董公獻言然後項氏弑若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

義而下全存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止不可得矣

許庸齋曰董公請為義帝發喪能使市公激發天下大幾括而順德逆

有帝師亦未有此大計也

項王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

萬人伐楚彭越將兵歸漢漢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

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城大破漢軍於睢水睢音雖睢水在彭圍漢

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妨宜書晦漢王乃得與數十

騎遁去審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項王嘗置軍中為質

胡致堂曰盤水可捧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漢王於是時使魏

諸公不在行歟方王之收美人貨寶日置酒高會何寂無諫者也且是

行多有可疑者直欲破羽之國都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

漢軍敗於睢水漢王率諸侯伐楚

漢王入彭城置酒高會

激發天下大機括

亦陳此義

隨何卿生

漢王入彭城

漢王率諸侯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會

漢軍敗於

睢水

漢王率諸

侯伐楚

漢王入彭

城置酒高

欲致羽而與戰則宜分部諸將據險擊可也而乃耽宅樂宴安而

不虞何也卒之喪師二十餘萬父執妻虜身幾不免漢業之覆在頃刻

間若非天意大風晝晦楚軍壞亂焉得有四百年之漢也豈不殆哉

宋沛國曰世觀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然至咸陽則欲懷安至彭城

以遂始畏兵厭功不輕動妄作以揭天下而後世賴之吾故曰高祖

綱目曰漢王誠有為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期於罪人斯得而後

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

軍而太公呂后皆為所虜豈不深可惜哉

自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鯨布稱疾遣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

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

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也梟言勇健與項王有隙彭

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

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地與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謂左右無足與

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高帝為謁者蓋當時之辯士也仕漢進曰不審陛下所

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

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請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年二十三

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陣年五十六為衰老

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悉請軍謂未二十三為弱五十

六為老也未著名籍給公家徭役者悉請滎陽今屬河南開封府鄭州

悉發之以至漢屯所以補其空缺也

漢軍復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宮密間城索水在河南滎陽漢王擊楚

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遂築甬道屬之河

抄掠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是為甬道甬音通以取敖倉粟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敖山在鄭

漢王首建國本漢王還標陽立子盈為太子發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

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表以聞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

問漢王還標陽立太子

漢王首建國本

漢王還標陽立太子

發關中為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

事有不及奏決者輒

以便宜施行上表以

聞何守關中計關中

戶口轉漕

漢軍復大振楚與漢

戰滎陽南宮密間城

索水在河南滎陽漢

王擊楚騎於滎陽東

大破之楚以故不能

過滎陽而西漢軍遂

築甬道屬之河

抄掠輜重故築垣牆

如街巷是為甬道甬

音通以取敖倉粟

敖地名在滎陽西北

山上敖山在鄭

漢王首建國本

漢王還標陽立太子

發關中為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

事有不及奏決者輒

以便宜施行上表以

聞何守關中計關中

戶口轉漕

漢軍復大振楚與漢

戰滎陽南宮密間城

索水在河南滎陽漢

王擊楚騎於滎陽東

漢王首建國本

漢王還標陽立太子

發關中為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

事有不及奏決者輒

以便宜施行上表以

聞何守關中計關中

戶口轉漕

漢軍復大振楚與漢

戰滎陽南宮密間城

索水在河南滎陽漢

王擊楚騎於滎陽東

大破之楚以故不能

過滎陽而西漢軍遂

築甬道屬之河

抄掠輜重故築垣牆

如街巷是為甬道甬

音通以取敖倉粟

敖地名在滎陽西北

山上敖山在鄭

漢王首建國本

漢王還標陽立太子

發關中為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

事有不及奏決者輒

以便宜施行上表以

聞何守關中計關中

戶口轉漕

漢軍復大振楚與漢

子如榮陽心為君計者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  
立宗廟社請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尹起莘曰**

王首者萃合天下之道莫大於建立宗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  
深得萃之義矣

**張南軒曰**

漢高所以得天下以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為  
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

漢王深得萃與之義  
得為相用  
人之道

**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以韓信等擊魏漢王問食**

**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臭乳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

**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

**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漢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

**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

**虜豹傳詣深陽采定魏地**

木嬰渡軍

**信了凡曰**

如信伐魏知魏不將周叔而任栢直也而後進假魏用叔則  
單不畏燕王畏秦殺卒能使燕逐殺而用騎劫燕以收趙以幸牧當王  
勇上亡能制李牧能制趙王卒能使趙殺牧而用顏聚趙以亡夫良將  
制敵豈一端而已信豈不能策魏之不  
能盡用叔也何必叔不用而得成功也

**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西與漢**

**王會於滎陽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

**鑑丁酉** 西是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冬十月韓信張耳擊

**趙王及成安君陳餘** 成安戰國趙之縣名趙王歇封陳餘

**陘口** 陘音刑并陘漢之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 今山西大名府代州說

**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聞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

**蕪後爨** 蕪取薪也師不宿飽今并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

**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

**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

成安君

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間視窺視而得知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引兵下夜選輕騎一千人人持一赤幟昌志從間道望趙軍

立漢赤幟

從間道望謂令從間道向前望見韓餘軍營即往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汝

問韓信以木製渡軍

援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傅餐神音皮將之偏副者小飯曰餐謂立曰今

而擊趙軍

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陽音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

而擊趙軍

望見大笑平旦信引兵鼓行出井陘口鼓行謂齊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

而擊趙軍

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上水軍走音奏疾趨也綿蔓水一名田呈曰井州

而擊趙軍

此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絕

而擊趙軍

趙軍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兵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

而擊趙軍

斬成安君泜水上泜水出恒山在趙州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

而擊趙軍

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

而擊趙軍

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

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

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

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夫不

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霸

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

禽矣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將軍虜魏王豹誅成安君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

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疆此將軍之

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

首燕路而遣辨士奉書暴燕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

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

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善用兵者以長而擊短

兵固有先聲而後實

隋何以九  
江王歸漢

十二月隋何以九江王布歸漢○國初隋何以九江說黥布曰大王與

楚俱為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為疆可託國也夫楚雖疆天下負

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

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

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

漢王踞洗  
召布

不取也布陰許之何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

漢漢王方踞床洗足踞床謂伸其脚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

黥布大喜  
過望

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御飲食者御用飲食也漢王以布先封

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布又大喜過望過望謂過於漢蓋九江王兵與

俱屯成皇書法書以布歸漢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

高帝能鼓  
舞一世

趙雪航曰按呂東萊云高帝踞洗見英布既而以王者之供帳幔黑以

傑莫知端倪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竊謂不然蓋聖人以至誠而治

問黥布韓  
信二人優  
劣何如

者無相戲之禮也王者待人以誠猶恐不動况以不誠而能動乎帝惟

以相詐是尚甚者飲酒爭功拔劍擊柱畧無忌憚未年又欲易太子為

韓信與二  
傑同列

陳止齋曰世多言韓信黥布同功一體予觀布之歸漢一不如意則大

之不遇一罹而拜之登壇之將受之而不盈居之而不視雍容暇豫快

楚漢之雌雄於談笑之間嗚呼布之所以止於布而信之得與三傑列

食其請立  
六國後

丁南湖曰小人之情易喜易怒漢祖之待黥布其識此情矣始而挫辱

誘其喜而使之自奮也所以取其力也二者皆謀天下之大道豈趙弼之所謂相戲耶

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

張良發八  
難

其曰陛下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大王南

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王曰善趨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

刻印銷印

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遂發八難曰昔湯武伐

桀紂封其后裔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死命乎武王入殷表

九國監南

漢高祖五

十六

登儒哉敗  
公事  
立策决勝  
之術有三  
設虛名而  
受實禍  
說同而得  
失具  
十莊刺虛  
之說

商容問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  
貧窮今陛下能乎殷事已畢偃軍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  
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  
今陛下能乎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  
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疆言楚則  
已六國復撓而從之若疆六國必復大王焉得而臣之乎安得六臣誠用客  
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賤劣幾敗乃公事近

自謂也  
公漢王  
令趣銷印趣音促

荀悅曰夫立策决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  
之實也策者同事等而功味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  
多已之堂蓋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  
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  
同而得夫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慧一戰勝敗未  
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弊此干莊刺虎之弊也楚趙與秦勢不兩  
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弊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

趙之役韓信氏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  
羽長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  
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  
變化此設策之機也○下莊曾上邑大夫莊子也陳軫傳秦惠王曰今  
韓魏相攻救之便抑不救之便陳軫對曰下莊刺虎問于王者乎莊子  
欲刺虎館登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其必聞上則大者傷小者死  
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利莊子然之有頃二虎果鬪莊子從傷  
者刺之果有雙虎之功

竊東坡曰

刻印銷印僅同兒戲何嘗累高  
祖之知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尹遂昌曰

漢欲立六國後其得先儒論之詳矣綱目特書未  
行而罷者蓋所以著漢王之無我速於從諫之美也

陳止齋曰

陳餘張耳以立六國之說薦之陳涉以弱秦躡生亦以其謀  
用之漢高以撓楚時書生之陋如此故知秦之可亡而不為陳

六國之不可復其術固已踈矣况六國之後而能信其民果不為陳  
劉之憂也哉以匹夫謀人之天下而又借助於人是更生一敵矣此書  
生之論圖天下者不為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骨音梗食  
也蹇諤之臣直言難音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

人意忌信諛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破楚必

陳平捐金  
反間

謂昔人謂  
立策之術  
有三有同  
事而異形  
有同事而  
異勢有同  
事而異情  
者可詳其  
實歟  
足以明聖  
人之死我

九國通商

漢書卷五十五

十一



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言  
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  
而分王其地項羽果不信鍾離昧等如糞土委之一夫而不疑其志氣直  
吞羽百倍

**丁南湖曰**陳平家世至貧性行至貪向為監軍受諸將金矣茲又請指  
貪發其隱而平無所措手矣惟高帝與之不問其出入使  
平得以履其欲而行其術此帝之所以大度而成功也

**目楚圍滎陽**漢王請和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平具舉進用性繫  
詩傳牛曰大軍舉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勇音庚  
進謂舉勇粗來也

**以惡草也**具進使歸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舉攻下滎陽項王  
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  
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胡致堂曰**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攻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疆失  
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相逐

太平且進  
天下爭大  
定  
亞夫智不  
及外黃舍  
人兒  
此漢所以  
得天下  
高帝取天  
下之至術  
視羽若掌  
上之土瓦

**揚誠齋曰**或曰漢高帝既得關中不能固守却乃兩手提以予項羽而  
高祖之得天下幸也非智也量狹氣驕殘忍少恩當是時嘯兵而西噪  
天下也何則項羽之為人也量狹氣驕殘忍少恩當是時嘯兵而西噪  
也志在入關而本無意於居之也高祖知其心是故舉而與之若脫  
疑然既得關中則其器度必盈其屠戮必甚器度盈則心必驕而與之  
居屠戮甚則民必怨而不能久夫使其心驕而與之居屠戮甚則民必怨  
項羽之至術也苟惟不與之以驕其心則羽之爭心未必灰而漢之得  
關中也不固不固則其必取投之至暴以形吾至仁與之於始而卒取  
示之不取以固其必取投之至暴以形吾至仁與之於始而卒取  
終聽其遷也高祖子房其謀之大乎

**目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  
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  
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

人臣稱聖壽曰萬歲蓋七國時衆所喜慶于若  
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于君不論慶

紀信解  
漢高祖五

誑不可以為功

漢王堅壁不戰

計內奪其印符

賀率以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項羽燒殺紀信

胡雙湖曰榮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為之謀且奈何哉紀信以身當之於諸將而雍齒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真少恩哉或曰誑不可以為功也曰微服過宋非欺

袁了凡曰偽漢王降者乘黃屋車傳左肅矣真漢王降則白馬素車係

漢王出榮陽至成軍成軍縣名屬河南府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深壁勿

戰令榮陽成軍間且得休息漢王從其計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死

果引兵來漢王堅壁不與戰彭越為漢將游兵謂之謀也擊楚羽自東

擊彭越漢王復軍成軍羽已破走彭越乃引兵西圍成軍漢王逃北渡河

宿小脩武傳舍小脩武在河南脩武縣今懷州獲嘉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

即其計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

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脩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

齊

楊龜山曰韓信張耳二人皆勇略冠世其禁防疎濶如此使敵人投間

漢王欲捐成軍以東屯華洛名洛即今河南洛陽縣以距楚鄧生曰知天之天

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救倉藏粟甚多楚拔榮陽不堅

守救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榮陽據救倉之粟塞

成軍之險杜太行之道太行山名在河南懷慶府城北距蜚狐之口今蔚州守白馬之津

白馬津即黎陽津在唐縣西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

救倉

陳氏曰劉項之爭大勢有二一曰關中二曰救倉是二者皆楚之既得

曰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軍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

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數日乃降羽欲盡坑之死黃令舍人

兒年十三外黃縣名其縣今之舍人兒也說羽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

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

二人勇略冠世

韓信張耳

制之兵

知天之天

者王事可成

王者以民為天

亂生請救

此天所以資漢

示諸侯形制之勢

外黃舍人兒說項羽

九綱監南

漢高祖五

十九

羽從之梁復為楚

問禁信詳

取關中鄧

生謀取秋

倉果孰皆

急和

齊

天下之事

歸於漢

為將不如

一登儒之

功

韓信復破

齊軍

齊王立鄒

生

漢王遣鄒食其說齊下之。○曰鄒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

下臣請得奉詔說齊王使為東藩王曰善乃使鄒生說齊王曰漢王先

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項羽統義帝於江中不立諸侯之後與

天下同其利天下賢才樂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

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

今又已據敖倉塞成臯守百馬距蜚狐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

與漢平而罷守備曰與生縱酒為樂韓信欲引兵東聞之而止辯士蒯徹

說信曰蒯古怪反徹避武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且鄒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軾音式伏音馮讀作馮據也下齊

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

儒之功乎信然之遂襲破齊齊王以鄒生為賈也乃烹之引兵東走高

高密縣今密州

是屬益都府

論衡曰蒯不能一言而殺三士走田橫一也烹鄒生二也致信得罪於漢

丁南湖曰鄒生之功獨不與高帝之命也非鄒生之擅為也韓信妬鄒

則淮陰夷族不待雲夢之擒而先兆擊齊之日矣

不復領眾也如古之致師鄭氏曰致師者致

其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必使勇力之士犯敵

汜水今在漢擊之大破楚軍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屬武就敖倉食

成臯城東漢武在西皇山有二項羽聞成臯破引兵廣武與漢相守○

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有二項羽聞成臯破引兵廣武與漢相守○

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

軍食少項王患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高祖粗粗之類軍中巢櫓方面人

之故置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

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若烹而翁若猶爾也而猶幸分我一杯羹項王

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吾翁即若

翁

為天下者

不顧家

千九百

帝王治天  
之要道

天子禮樂  
教化之主  
帝王處安  
之上策

**趙雪航曰**

古先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莫先於孝也者天地之常經人  
有不由此道而後治也嘗觀楚漢爭雄項王勇於天下而天下國家未  
漢祖略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臯置太公于俎上而欲鼎鑊之其死生  
之機憂怖之狀在他入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羽果欲殺之則  
棄天下而全親之生可也幸而得脫則計新嘗瞻養其全鋒而再圖舉  
事亦可也今而視其父如路一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  
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  
鑊之中而爭天下乎昔唐太宗起兵於晉陽劉文靖勸高祖假兵於突  
厥范氏以助父臣虜深刺之是脇父臣虜且不可而况于烹父分羹乎  
或曰漢祖斯言良平教之也夫天子禮樂教化之主世豈有無父之人  
而可以尊居九五者哉是忍也孰不可忍也漢祖良心其斷削甚矣  
然則如之何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帝王處安  
之上策不在是乎

**丁南湖曰**

質於軍中設於俎上而太公不死會於鴻門敗於睢上而高  
大抵天之所與必  
非人之所害也  
是豈僥倖然耶漢氏四百年之景運屬於太公父子  
**袁了凡曰**項伯勸羽母殺太公其為項乎其為劉乎此為上項明矣宋  
寧顧其母况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即可禽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  
其叛心耳不如善養視之以招揀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係其心而母  
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御  
稱善項伯之言呂端之言也

**臣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母徒苦**

**天下父子為也漢王曰吾寧關智不關力因數羽十罪**

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塚私其  
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  
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羽大怒  
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上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羽大怒  
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捫足者以安眾也虜中吾指漢王

病創甚創讀作瘡彊起行軍以安士卒因馳入成皇

**丁南湖曰**

漢王數羽十罪何其先後之顛倒即以愚論之當以殺義帝  
一已之私忿乎是蓋漢王不事詩書惟先一已若出於子房之帷幄則  
其罪之先後有倫矣

**韓信已定臨淄逐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救齊龍且曰吾知韓信為**

人易與耳易與謂韓信為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

之勇不足畏也齊楚與漢夾瀧水而陳瀧音雍密州莒韓信夜令人囊沙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

關智不關  
力羽十罪  
傷胸捫足

九國  
漢高祖五

確信襲少

信信使人决雍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且音唯大音泰凡數即意

擊殺龍且虜齊王盡定齊地

帝以五諸侯之兵頓於滎陽成舉間哉不脫者屢矣帝之力

陳止齋曰果能遂併齊哉假如帝之能併則項氏亦集而奪之矣三秦

蠅足附耳

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踰漢王足因附耳語曰

大丈夫即為真王

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亦悟因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徵

翻徹以相人之術說

王信及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

過執戟言不聽計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辭衣我下衣

推食食我下食字音似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

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

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

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縣音懸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誠能聽臣

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參讀作三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按齊

之故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天與弗取

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

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為頸刎之交及爭張廩陳澤

之事耳遂殺餘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

漢高祖五

漢高祖五

五

信不足則言不實

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方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上下不一，聞有聲

謂曰：猶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伴狂

為巫。○細秋，漢立黥布為淮南王。淮南漢之國名，在廬州府舒城縣東南。

○細漢以周昌為御史大夫。○細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

漢，解而東歸。○細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漢

公說羽請太公呂后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鴻溝，今之汴河，是漢楚會處。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今之汴河是漢楚會處。

其界。○細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

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疲食盡，今釋弗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漢王從之，書漢與漢約，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

張良才識  
高遠  
張良亦不  
義

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

趙雪航曰：而遇楚兵為所獲，項王置軍為質，至是三年矣。乃遣侯公持

書之楚，請太公呂后，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為界。以太公呂

后歸，夫何總得父妻，輟所良平之言，背違約信。此市井但檢欺詐之為

固非君子忠信之道也。大抵漢祖君臣取天下，皆用詭詐之術，誠非湯

武甲伐仁義之道也。

在瓊山曰：古人謂斷其一臂而與之天下，有不為者，况肯舍其天性之

子，有可生之路，尚無可舍之理。父為三綱之首，而可舍乎？就使萬無可

生之理，猶當於死中求其所以生者，况有可生之理而為之子者，乃不

汲上赴救，設或計不行，而被害縱得天下，為萬乘若何，顧立天地間哉。

綱目曰：當是時，漢疆楚弱，政自不必約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計

矣。然綱目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

而漢王不意於救父，其惡蓋自不可知。况漢既得太公，乃即背惠食

言，進兵攻楚，故此明書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則漢王

違信背約之失，又可知矣。

綱目已亥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

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自漢王追項羽

此舉為請  
太公  
漢王不急  
於救父  
漢王違信  
背約

漢書高祖本紀  
漢書項籍傳  
漢書項羽傳  
漢書信傳  
漢書越傳  
漢書劉賈傳

信越期全不至

至固陵固陵縣名即光州固始縣是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

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

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取贖陽以北至穀城穀城漢之縣名屬山東兗州府是肯以

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能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

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引兵過淮地

屠亭州城父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圍

羽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垓音該垓下聚邑名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在亳州真源縣東兵少食盡與漢

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

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楚人之歌猶言吳語越吟也乃夜

起飲帳中美人名虞姬駿馬名騅乃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因泣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麾下壯士騎從者

八百餘人直夜直當也古字潰圍南出馳走至陰陵迷失道陰陵縣名今無為州是

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給音級欺言也欺今向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

王乃復引兵至東城東城縣名故城在亳州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

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

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斬將刈騎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

之罪斬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於是項王欲東渡江鳥

江東足王在和州東四里有鳥江浦鳥江亭長藏船待藏音蟻附也整謂項王曰江

東雖小地方千里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我獨不愧於心乎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獨營不下漢王欲屠之至其城

下猶聞弦誦之聲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之營乃降

漢以魯公禮葬項王封項伯等為列侯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

羽起隴晦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

近古以來未嘗有

至城猶聞弦誦之聲

魯守禮義之國

未嘗有

放逐義帝而自立德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欲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漢屈群策  
群策屈群力

**楊子法言曰**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言漢能屈已以用群策而諸人之力皆為群策所制楚則不用群策因自屈其力此亦人事自為之天豈故為之哉

有天下者  
忘天下

**黃公度曰**智可以來天下不為之天豈故為之哉戰百克僅能得之得之艱難唯恐去之或速取天下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滅屠戮有所不恤天下不勝秦之猜疑相率而跳於刑法之外項氏則屠之嗟乎疑民之叛而求以殺戮止之於秦也舉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屠之嗟乎疑民之叛而求以殺戮止之於秦也舉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屠之嗟乎疑民之叛而求以殺戮止之於秦也

高祖取天  
下於民心

遺嗟乎民之歸於君者求以生我耶殺我耶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歸之以求殺哉帝不取天下於秦項之手而取於吾民之心信其自來聽其自至非寬仁大度者有所不能也

**劉屏山曰**蓋是時漢購羽千金邑萬戶亭長之言甚其羽疑其欺已也羽意謂丈夫窮途寧戰死不忍為亭長所執故託以江東父兄之言為辭耳使羽果無東渡意豈引兵至此羽至東城方二十八騎與漢兵戰斬二將殺數百人漢兵披靡使羽蓋用其眾决死垓下豈易當哉所以去垓下者猶未得脫也及田父所給陷於大澤中羽知人心不與已安

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此羽所以戰死也

亭長不出  
田父之計

**趙雪航曰**史稱項王雙目重瞳力能舉鼎勢可拔山啗啞叱咤千人皆欲殺沛公畧不介意雖曰天命有在亦可謂有人君之度也惟水之戰獲太公呂后于軍中三年而無媼殺之心及圍成臯置太公於船上欲烹之出漢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之言即舍之非篤于朋友之義者豈能是乎至若威秦拒漢七十餘戰未嘗敗此惟至垓下兵少食盡以至於敗及其潰圍南走至烏江乃自刎而死非天亡之孰能致其死哉愚思亭長亦必隱者也向使項王聽其言包羞忍恥過於江東收撫英傑任賢才養其驍勇之氣待時而發又未知成敗何如耳不能忍屈於一時徒以八尺之身付於王翳諸人之手此足天趣其亡而非人力所能

**君遂昌曰**詳書信越英布會兵之實所以見漢之擒藉卒賴三人之力純於討賊故綱目亦若夫藉負弒逆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不得而純予之也

**綱漢王還至定陶**秦縣名今屬山東兗州府

**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

**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其軍則帝未免任蒯美此信之所以不終也

卒賴三人  
之力  
漢非純於  
討賊  
馳壁奪軍  
此信所以  
不終臣節



漢王將亡之能

尹氏曰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以見其意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為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為節制之師而漢王將亡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略無一毫  
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勇之是則漢王之過也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  
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丁南湖曰觀人者因小可以知其大舉一可以推其餘彼淮陰侯之立  
舊誓言之惡少豈忍叛大恩之明主嗚呼淮陰其可哀乎

二月王即皇帝位諸侯王皆上疏請漢王為皇帝申牛王即皇帝  
位于汜水之陽汜水在山東曹州西南書法即皇帝位正也

尹氏曰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  
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僅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

少愧矣  
丘瓊山曰有天下者謂之天子天子受命於天而為之子是則莫尊於  
王封臣子高帝伐秦除項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襲秦故號也吁始皇作之高帝述之遂為萬世不可易之定制然則不稱皇帝將何稱哉孔

子作春秋制立名繫下於天實可以為萬世法也  
夏五月兵罷歸家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也  
目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

春秋其可以為萬世法高光廣大氣象

縣復其故爵田宅書法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也  
鑑帝置酒洛陽南宮南宮在洛陽縣東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高帝時有廣武侯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

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

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

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置酒何以書志帝所以與也  
揚龜山曰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故為我擒初以為信然及  
觀增之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項羽

無不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汲汲於發沛公假令

三者皆人傑

范增曾無一言及此

漢高祖五卷



人臣无效  
丁公  
進取與守  
以不同  
高帝慮事  
深遠

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狗軍中曰丁公為項氏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  
遂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  
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  
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  
之內無不為臣苟不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懷賊心以徼大利則國  
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  
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  
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袁了凡曰獵獸於原惟恐其創之少也巳得則惟恐其創之多高祖始  
忠於項誅亦惟恐其創多之說也乃舍項伯而不及羽得而丁固以不  
將也生高祖於刃下伯謨將也生太公於組上夫臨陣縱敵是二心也  
謀國緩刑是一德也然則伯無罪與曰背國滅宗伯罪可殺也漢獨不  
當殺之耳夫恩可我割故丁公之罪不可原法可親屈故項伯之功不  
可棄殺丁公足以明孝  
忠貫項伯亦以明孝

帝西都關中以委敬為郎中賜姓劉氏○魯齊人委敬成隴西過洛陽  
因虞將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委敬曰洛邑

洛邑天下  
之中

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夫秦地披山帶河謂關山之海  
如帶也四塞以為固謂山河四圍蔽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此所謂扼

扼吭拊背  
洛陽非用  
武之國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淆澗倍河  
向洛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

金城千里  
故名

也關中左殽函函字與嶠通殽山一名崧崧山在洛州永寧縣函謂  
函谷右隴西沃野千里沃灌沃也言其土壤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

高帝敏於  
用言

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號婁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  
胡雙湖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  
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違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平隴

光武能經  
祖武

方天台曰漢高帝以雄武之資用當時之俊傑既夷剪海內可畏者而  
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說即奉宗廟百官而

河上圖說  
漢高祖五

從之夫敬徒諱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無風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庭而論國之大事帝即曰下詔與之俱西屈天子之貴欲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智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耳○輓輅一木橫遮車前一人輓之推之也

**五瓊山曰**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得天莫有過焉者也至平王東遷而棄其地與秦地始大戰國之勢山東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爲縱而秦獨爲衡焉卒能以少制衆并而有之非獨人力蓋亦地勢便也自高帝用婁敬言西都之中後世言形勢者必歸焉唐起晉陽亦都于斯自宋人都汴之後王氣消歇者五六百年於今矣嗚呼地以人而重人以德而隆山河之險固又烏足恃哉

**張良謝病辟穀**○**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音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辟穀藥  
君行氣以學道莊子刻意篇注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華佗傳曰乃古仙人引導之事今之修煉者亦如此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也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古書法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爲惠帝六年書卒張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目之意微矣

張良謝病辟穀  
三寸舌爲帝王師  
張良從赤松子遊

張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目之意微矣

**漫公曰**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僞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楊龜山曰**子房之志爲韓報讐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濟則去漢歸韓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馳騁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成爲項羽所殺則不得已復西以再致吾復讐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已塞然後自託於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子房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子房蓋嘗言之又以爲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求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多矣予竊以羅之言爲然

子房之智  
人臣之所  
難處  
子房明哲  
保身

**袁了凡曰**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按尚論子房者多矣予竊以羅之言爲然

**綱**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綱**時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孰過信上曰皆不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

高祖為遊軍要此特一力士之善

封建之意已壞於此

田月請封親王

攻之是趨之戰也平聞古者天子巡狩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為

遊雲夢雲夢澤名在湖廣德安府安陸縣南司馬相如傳云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信必迎謁而陛下因禽之

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

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

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書法無罪也

陳季雅曰人皆謂漢封建無制故諸侯疆大以為三代封建之法不可

特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今高祖用偽遊之計以執信則是壞先王巡

狩之意至呂后召諸王至長安以鴆殺之遂使後有望京師而泣者則

諸侯述職之法又壞矣

陳龍川曰高祖得天下大率詭詐之計盡出於陳平施於項羽紛爭時

信未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

田月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謂定都關中也時山秦形勝之國

帶山河之險秦地披山帶河得形勢之勝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得百中之二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

高屋建瓴水

百萬地勢便利以其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建音寔瓴音盛水

瓶也居高屋上而翻瓶夫齊東有琅玕漢之縣名今山東青州府即墨之饒南有泰山

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齊西有平原郡河水東北過平原孟津北有渤海之

利海旁出為渤因名渤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二十萬人足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

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王曰善

唐仲友曰晉田肯說親王子弟王齊便合

鑑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蓋

與絳灌等列周勃封絳侯灌謂灌嬰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

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漢書

之辭益愈加也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

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陶天台曰君之於臣猶天之於萬物無所不包泰山之高黃河之深觀

耀三千鴻搏九萬皆其間一物耳何足與之較長短哉高帝

力

高帝善將天授非人力

多上益善

將

高帝惡人  
勝已  
聖人為天  
地民物之  
主

漢之所以  
雜霸

剖符封功  
臣  
功狗功人  
發縱指示

起自亭長不學無術及乎惟恐人之勝也故與論將兵多少以觀其意焉信者直當對曰天生聖人為天地民物之主天下之智勇皆君有死無貳生殺與奪惟君所命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之職也庸恤其他如此則高帝之心釋然而事君之道得矣乃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較彼此之長能忘君臣之大分斯言一出衆惡皆起向為者哉嗚呼信斯言也不惟啓自己赤族之禍實啓後世人君忌才之漸

尹氏曰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其為詐誘之事前以詐和而滅籍後以枕論其謀則深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王以一統信不執則漢不可以安

始剖符其半將以合也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鄧侯鄭今光化軍是屬荆州非沛國

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

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及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

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漢書無鬼字而發縱指示者人也發縱謂解而縱放也指示以手指示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

五瓊山曰古者爵有公侯子男之五等然既列之以爵則必分之以土之名而惟朝請於朝曾不一出國門者漢之封爵止於侯而無有所謂

公伯子男者書於此以志其始

鑑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鬪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

今淮安府與上會留留地名良初遇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按良少時於下邳上

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歐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

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而後何也復約

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喜授書一編曰

讀此可為帝者師翼日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兵

法良翼之書夜習讀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陳平為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侯後十三年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封陳平為戶牖侯戶牖即陳留

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立從兄賈為荆王弟交為

楚王兄喜為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帝微時其嫂莫羨恨之不

非魏無知  
安得進

陳平不肯  
本

帝大封同  
姓

九國監補

魏高祖五

三



沙中偶語

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二人相對而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此屬謂也。取天下，今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讎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憂之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什方，縣名，屬四川成都府漢州。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司馬溫公曰

張良為帝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僧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紆思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唐仲友曰

不知其為救雲夢之失。

袁了凡曰

諸將沙中偶語，決非語反也。良意適徒為雍齒遊說，使帝棄其曰：取上素所不快，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則非雍齒而誰然？以封賞未遍，程諸將有反謀，帝自是有疑功臣心矣。昔子貢一出，游說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而存魯，本存魯也。然齊吳以亂亡。

詔定元功  
立次

番侯一言而封雍齒，致淮陰九江梁王相繼以告反，謬亦良一言之故哉。  
最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

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跳音調，謂輕身走去也。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

蕭何万世之功

亡山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

進食受上賞

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

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

秋為安平侯。安平，縣名，漢因之。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屬山東道。按元侯樊噲，舞陽侯酈商，曲陽侯奚涓，涓，曹侯夏嬰，平陰侯傅寬，陽陵侯靳歙，信武侯王陵，安固侯陳武，棘蒲侯王吸，清河侯薛歐，廣平侯丁復，陽郡侯

丁南湖曰

按陳涉初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令樊噲召劉季，以為沛公，則蕭曹之同為功首，只須論此一節而攻畧。

九綱

漢高祖五

三十三



問諸定元  
功位次良  
平何以不  
與

轉漕之優劣不必計也千秋固不知此矣高帝而不論此此功臣之所  
以多不保歟

**陳潛室曰**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  
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日從起豐沛二日從入關中破秦  
三日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所以不在此數  
又良平皆推帷謀議不獲行  
陳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帝歸穰陽**穰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京北穰陽縣東北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皇君也天子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皇君也天子

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  
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

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

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書法

即皇帝位矣父猶稱曰太公又踰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之尊親  
不及始皇矣始皇更號曰皇帝即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無臣故也

**袁了凡曰**高祖王漢五年始滅楚即帝位册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追  
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而太公猶仍舊稱六年始善家令言尊

太公曰太上皇而昭靈猶夫人也至呂后七年始詔謚曰昭靈后嗚呼  
帝有天下且十二年而追崇之典猶儉於不逮事之母幾於忘本矣雖  
以祀司晨而此一事也  
御高祖之闕實弘多焉

今叔孫通  
起朝儀  
拔劍擊柱

禮樂因時  
世人情為  
節文

肯兩生不  
禮樂廢舊  
年而後可  
與

鄙儒不知  
時變

綿葛野外  
習之

叔孫通量  
君為禮

**網**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網**帝未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

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臣願徵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

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

堪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

公所為公去矣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

其子弟百餘人為綿葛處葛謂以茅剪植於地為葛位尊卑之次野外習

之月餘言易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

**楊龜山曰**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  
之能以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

叔孫通量君為禮  
之能以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

兩生拒之  
夫百

子雲獨以  
大臣許兩  
生  
出處可卜  
事榮

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  
妄呼拔劍擊柱其漸鳥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  
王之制作也兩生拒之如此失其  
肯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陳潛室曰**昔兩生沐浴以大臣許兩生人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為  
叔孫通盜儒故稍有節操之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  
以漢高帝非與禮樂之君叔孫通非與禮樂之臣故設辭以拒之耳子  
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  
事榮也

**丘瓊山曰**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監於二代郁乎文者也秦起西戎  
而有起朝儀之概會不能訪求遠老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  
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不復見於當時亡秦之陋制  
噫可恨也夫

**史臣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蓋自上古聖人之世言之也漢帝去秦  
議禮乎兩生知經而不不知權叔孫知權而不知經論者專罪叔孫而不  
罪兩生亦非聖人折衷之道也

**袁子凡曰**論人於高帝之世能建大計以道義倡人心有新城之三老  
四皓不與焉然而三老不與焉能立大節以禮樂扶世教有魯國之兩生而  
出者既不復費而處者又不復出太史公又退處士故不復博訪而備

著之使夫操行之高而姓名  
然良不能已於撫卷之長嘆也

**辛丑七年真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復置法酒**

**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太常卿掌禮儀祭禮每祭祀先  
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

**秦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因襲秦  
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

**溫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  
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國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焉

用之於國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國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焉  
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  
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使先生而止哉惜夫叔孫

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諸俗取寵遂使先生之禮淪沒不振如  
于今豈不痛甚哉故楊子說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  
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若其  
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  
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夫大儒者應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  
哉

**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上有將擊信聞昌頓**昌頓單  
居代谷

帝自將擊  
韓王  
九綱監補  
漢高祖五  
三五

欲擊之使人胡胡名匈奴可擊上復使往還還曰兩國相擊此宜奔衿見所長今臣徒徒見羸

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怒以敬為妄

言沮軍事械擊敬廣武縣名故城在代州鴈門縣帝先至平城朔州定襄縣漢平城也今大同府是兵未

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平城東北有白登帝用陳

平秘計厚遺閼氏閼氏音煙支匈奴皇后號應劭曰陳平使盡工圖美女

乃解圍上至廣武赦妻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遂斬前使十輩封

敬為建信侯

張南軒曰高皇平生好謀能聽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蓋由

利之心勿以功微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快功

無隙可乘矣

人主當臨其一心

論曰厚遺閼氏此張儀獻計之故智也何奇之有

袁了凡曰使平早計而帝不寤於平城雖不奇猶奇矣

可言奇矣又主父偃傳高帝畧地於邊欲擊匈奴使史成諫不可帝不

納以至於困成可謂發識哉世徒多陳平秘計不知使帝聽之則

平計何事又使早聽成之諫則敬亦以奉春建信至成也魏諸夫曲突徙薪之果

不為人恩澤也惜哉

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落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

逆侯曲逆縣名後章帝改曰蒲陰今定平平常從征伐凡六出奇計六出奇

也金行反間一也以惠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榮陽圍三也

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為遊雲夢縛信五也今解白登之圍六也

益封邑焉

劉昇山曰平以過人之智而為漢廷謀臣之冠觀其捐金以間亞父

奇計無不巧中其智謀非不高也然知捐金可以間亞父而不知是

其諸臣之疑一藉之權而高帝之心術轉

而為被詐者多矣然則智可以盡用之乎

**丁南湖曰**陳平自云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之陰謀而實陰禍所伏然高祖功臣惟平富貴悠久而且得令終其國亦三傳而後絕豈非幸哉

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辱也

**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辱也**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

**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

**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汚王為事成歸**

**王事敗則獨身坐耳乃壁人於廁中欲殺帝上心動不宿而去**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初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城西

**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

**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書法治未央宮易為不

**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書法治未央宮易為不

為賢相之累也

王者以仁義為

**溫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體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

**朱沛國曰**何為家而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今其為國而獨以

蕭何治未央之意深矣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豈沛臨淮相去

蕭何治未央之意深矣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豈沛臨淮相去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豈沛臨淮相去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豈沛臨淮相去

高帝在何術中

**丁南湖曰**高帝不欲都關中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蓋欲據形勝

高帝在何術中

**丁南湖曰**高帝不欲都關中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蓋欲據形勝

高帝在何術中

**丁南湖曰**高帝不欲都關中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蓋欲據形勝

高帝在何術中

**丁南湖曰**高帝不欲都關中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蓋欲據形勝



雖本弱末之術

有疆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於關中昭屈景楚三大姓懷田齊二大姓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

買高白王不反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初賈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也別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膠致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斃鉗為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剄亦亦刺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侵猶言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

立義不侵為然諾

趙王果有謀不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親哉顧謂王實不反且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

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遂死仰頭而亢斷絕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書法帝之至趙敖執禮甚恭是矣高有反謀焉

春秋之義大居正

荀悅曰賈高小亮不基大逆私行不曠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可赦也君使高謀司馬溫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賈高恨以亡君使高謀

田叔知所處

楊龜山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贊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耶

高帝以周昌為趙相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書法書皆立廟何說非古也自是惠帝於高祖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

周昌秉孫太子  
臣期上知  
具不可

周昌拜爭之疆上問其說昌為人吃音際言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太子群王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為御史大夫史記高祖謂周昌曰吾欲固煩公公曰吾欲固煩公公曰吾欲固煩公公曰吾欲固煩公

高帝用趙堯之策  
高帝金注  
如意

楊龜山曰以高帝之明倦倦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於如意也久矣一貴種相何足以堅忍之資齊之以深怨積怒其欲甘心而巳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無禍而已哉○按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死或作殤音昏說文殤矜也矜惜也林希逸口義云注射也射而賭物曰注言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鈎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殤矣  
蘄東坡曰高祖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禮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

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四千戶  
趙子弟

初上以陽夏侯陳稀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稀過辭雁陰侯挈其手辟辟屏去也左右歎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稀曰謹奉教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稀不南據邯鄲而阻潞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帝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謂告白於天子而上嫚罵曰豎子嫚侮也豎子童子未冠之稱蓋漢高召見之也見如字而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陳稀反趙代皆稀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加烏羽插之疾速也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上聞稀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稀將稀將多降

周昌監南  
莫乃且云

袁了九曰

陳希反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帝曰是力不足也守討

舉事而郡邑互解高祖起豐沛熱知此矣故不委罪守尉夫與人空城

而責之守是捧土而隄決河也不亦難哉

又曰案之而希客諸為不法事多連希恐始反其初為代相固天子

親幸臣素無反志也信豈對人親臣無故而發畔常戚族之謀哉且望

手申庭之語誰為屬耳者舍人弟之告變直呂氏其之耳彼帝廢彭越

后卒使其舍人告越復反乃就慘然則楚舍人弟之告信反亦安知非

梁舍人之告有為之喉也者盧縮曰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

功臣當世之論則不然矣

呂東萊曰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辱施不測之恩顛倒蒙榮莫知端倪

此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

綱乙巳十一年冬破陳希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尉周勃道天原入代地希軍遂敗十二年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希陰使

人至希所與通謀其舍人弟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其弟謝上變書信

欲反呂后與蕭相國謀詐言希已敗死給信入賀信入呂后使裝士

縛信斬之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高帝被舞一世

韓信首建

大策

漢得天下

皆其功

高祖有負

於信

庶幾為漢

元勳

功過當相

準

夷三族書法

凡書殺無罪也不善反何謂之也信之反帝殺之也帝之

司馬溫公曰

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分兵以禽魏取

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

失職快快遂陷悖逆夫以盧縮里閉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

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

策陽信咸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亦有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

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願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

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心也疇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

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士君子之心也疇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

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之功不矜於人亦難哉是故太

元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

畔逆夷戚宗族不亦宜乎○勝音協微求也驕通作耐

胡致堂曰徹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

露猶當有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

召矣

趙雪航曰信果有反狀既已就禽付之廷尉待帝還明正其罪可也呂

後日替竊天位之端也漢之家法如此大綱可謂正乎且漢室初興德

信未孚於天下既以詐偽而執開國勳臣又以詐計而殺之人誰不自

疑哉故叛者迭起夫何怪焉故綱目不去其爵而書殺非予其討有罪

乃所以惡呂后專殺耳此文公之微意春秋之大法也

漢之家法

不正



信有足天  
于之功

尹氏曰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書又不善其有罪乃書殺而  
耶之心不言可知非信素有反心也綱目於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原其  
本心云

上還洛陽聞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  
之計上詔齊捕之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秦失其鹿

既狗吠堯

言秦無道遂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蓋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既之狗吠  
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上曰置之

王伯皆待  
賢而成名

二月詔郡國求遺賢○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  
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  
勸為之駕必須親身敦勸自賢良舉直言皆自帝起之矣

初上擊陳豨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  
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勸王反梁王不聽梁大僕得罪走漢告之上使  
使掩王掩王也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

也處之於蜀也近也謂輒轉相傳也青衣西逢呂后有長安來彭越為呂后泣自言無罪願  
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人徒之屬此自遺

患不如誅之遂夷越三族梟越首梟刑名乃倒懸首也黃帝斬蚩尤懸善  
軍門此梟首之始也今謂之簽首級

樂希哭彭

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樂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  
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榮陽成皇

間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  
萬世今陛下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綱目斷曰書梁王越察何罪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權不足也然  
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

趙雪航曰彭越佐高祖燒盡楚之聚積又掠米十餘萬斛以給漢項王  
趙且議功不忍况其未嘗有反心也徒以人之誣枉而為法外慘刻之  
酷刑豈仁人之道哉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御者曰此公家畜也今  
疲而不能用故出放之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以  
束帛贖歸食之後周孟信家貧惟一老牛其從子賣供薪粟信適從外

來或其從子曰少用其力老則責之豈仁心哉夫古賢於牛馬之畜尚念其疇昔之力而不忍出之况立國功臣無罪而殘忍之虐如是耶故王莽謀篡漢稱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有餘死於漢節者二三人而已豈非高帝少恩多害而致哉文公於綱目書其王爵而書殺之以明越無罪乃所以惡漢云爾

**陳潛室曰**或問司馬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什趙脇燕擊齊滅楚是也故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袁了凡曰**黎布可謂義勇其哭彭越越天子逆鱗天子震怒布左足跪順也韓信排前通之說彭越拒危輒之謀兩人皆英雄明天下大勢所歸其無反端曉甚而呂后必務殺信越布者后以太子弱少恐三人非少主臣也而帝亦為所動耳異時帝崩僅絳灌輩在耳后猶忌之秘喪四日欲盡族是而後終喪微卿將軍計且喋血京師有日矣况信越布在而呂氏能一朝容之哉

**綱**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目**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

王使陸賈授璽綬與部符通使使和集百粵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雖綰資倨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首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聞所不聞賈歸報拜太中大夫又資三品曰

**陸賈時稱**乃公高祖自謂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以高祖素未嘗聞此言故曰新語太史公曰余曰道基二曰術事三曰輔政四曰無為五曰辨惑六曰慎微七曰資質八曰至德九曰懷慮十曰本行十一曰明誠十二曰思務

**丁南湖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陸賈其魁首乎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

陸賈時稱  
湯武逆取  
順守  
高帝安事  
詩書  
陸賈新語

陸賈其功  
尤偉

賈賈之也况和平勃誅呂氏立孝文其功尤偉乎太史公以辨七日之  
吾竊為賈不平矣  
袁了凡曰按新語十二篇其論性有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  
明董相  
不逮也

樊噲排闥  
直入

帝有疾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  
直入排推開也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枕與之噲等見上流涕曰

始陛下與臣等起也困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力極盡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秦始皇崩時獨趙高與幸臣五六人帝突  
而起

丁南湖曰

高帝所枕宦者其必籍儒乎按班史佞幸傳贊云柔曼之傾  
子孫效尤孝惠則幸闕孺孝文則幸鄧通趙談北官伯子孝武則幸韓  
嫣李延年孝元則幸弘恭石顯孝成則幸張放淳于長孝哀則幸董賢  
孝景則幸周仁孝昭則幸金賞孝宣則幸張彭祖並以婉媚擅權漢道  
漸替豈非高帝貽謀之不善耶  
淮南王黥布見絳韓信醢彭越醢謂菹其骨肉也大恐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

賢子何能  
為三人同功  
一體

賢子何能為安陰侯汝陰漢縣名今直隸鳳陽府夏侯嬰封於此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  
令尹曰信布越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  
上上乃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

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計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  
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

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  
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重權重也歸之於越也吳齊縣名今屬

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也布初坐法黥論陛下安枕而卧漢無

致萬乘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帝曰善同時上有疾欲使太

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言於呂后使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  
布猛將善用兵諸侯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后

使羊將狼

陽府壽州北於越古地名今屬浙江紹興府治身歸吳長沙秦郡名今改  
陛下安枕而卧漢無

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果如薛公之言擊荆擊楚引兵而出

策則不足改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蓋天命人心已有所歸乃用下背

**袁子凡曰**

古未有使太子將者春秋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泉落

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不勝則

萬世無魏漢高欲使太子擊黥布而四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

則位不益無功還則從此受禍此即徐子之言與徒以利害言之不若

克之正也以是審四人亦策士之流高可肖魯仲連耳謂其有王佐才

也

**尹遂昌曰**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事自疑漢祖

奇乃以幸臣居之小人寵過其分卒貽叛逆故綱曰雖書其反而皆不

予其討此固澄源正本之論也一字之問其嚴矣哉

**丙午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薊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

**誅之書法**凡書誘讖也此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

人也無嫌於誘矣書長沙王臣子其功也

**尹起莘曰**前此皆以殺書綱目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

也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以誅

**上還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酒酣上擊筑**筑以竹曲五弦之樂也

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

**自歌曰天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帝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與共守之也劉辰翁曰

安得猛士守四方古人以為伯心之存非也自韓信死彭越死黥布反同

時諸將皆盡於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語雖

壯而意悲自是亦遂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於是起無因謂沛父老曰

**遊子悲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湯沐邑**

以其邑賦

之費書

特書何譏也以為君

**袁子凡曰**高帝破布還沛置酒沛宮因大風作歌思猛士甚矣帝之不

勤矣僅乃媿之尚不自艾而猛士思乎文中子云大風歌其伯心之存

乎秋風賦其悔心之萌乎蓋亦謂帝雄伯之心老而不衰曾不如西孫

悔之知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詩傳云牛曰大

書法書祠孔子何嘉重道

也自坑焚禍烈吾道

幾墜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大

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吾道之重自此始孔子萬代之宗主聖道扶持之功

詩書坑學士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過魯首祠孔子見天理之

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漢高祖且五六

四百年精神命脈在此

吾道如一元之氣

動和之效

特雅牙術可復見

叔孫通諫

易太子

太子天下本

此詞是儒道稍稍振起除挾書禁置博士官開獻書路迭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者粗得其一二之緒餘而精微體用未之明也雖然吾道在天地之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未始一日而不存時若世主苟能知其功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綴來動和之效帝王時雍遘衡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以語此

**丘瓊山曰**嗚呼孔子之道乃天德民彝本然固有之理也雖當秦人慘焉初非有禍福果報之說疎動之也蓋以天德民彝本然之理在乎其心者自然感發而不自知耳

**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獻公太子名申生獻公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驪姬預置毒於中欲烹姬止之曰置試之大夫食死與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綽扶綽始皇長子也不蚤定太子之位後以諫坑賜扶死令趙高得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天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猶未決

**呂便呂澤劫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所不能致者四人**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東綺夏用四姓也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用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綺里季出處未詳○用

**固請置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使人奉太子書過四人至安遠城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猶言極

**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公避匿我今何自從**美也

**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

**易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

**胡致堂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疆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

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有此是子

房為子相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隻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

強豈不賢於四隻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

自滿之象也○春秋僖公五年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

此難以口

舌爭

上不能致

者四人

四皓何如

何自從吾

兒遊

四皓羽翼

太子

晉侯招四

人之方

子房善納

說

司馬光致

疑子房

春秋深許

首止之盟

於人主機括中發轉

伊川獨善子房此着

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齊桓行霸置戴天子故春秋多許之首也地名

**陳潛室曰** 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接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

**綱目斷曰** 漢高祖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吕后鸞悍惠帝仁柔為宗社遠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有吕氏之禍也燕老泉謂帝之心者矣子房曉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劉氏無唯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皓安劉是成劉者誠哉是言也

**穎東坡曰** 高帝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雷者蓋亦告之以吕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或曰吕氏疆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吕后之年當死於車帝之手吕后雖悍亦不忍奪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吕氏始有和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

**丁南胡曰** 四皓出處隱者不一元禎詩謂其遠避羸秦劉項不能濟世而但立惠皇徒招吕氏之禍白樂天詩謂其出處迤邐暗合

聖道愈于巢由伊吕王荆公詩謂其道德避世而出處有禮梁肅謂其

避世以時定儲以權與道消息知幾其神孫明復以儒稱之以夷齊比之謂其以立嫡之道傳於萬世元之以聖稱之謂其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愚嘗合衆論而折衷之朱子有曰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如願為太子死亦協之之意此綱目所以不為之大書而但分注於帝還宮之下也

**袁了凡曰** 嘗觀四老人者不出於蕭張進計之日韓彭立功之秋後為人之賈者也不漢祖驚見以真而謂太子之羽翼遂成漢廷諸人罔有覺者耳不然向不為其父用今肯從其子遊乎向以帝慢侮而匿今從太子見能必其不輕且罵乎向之高蹈遠引其不後志於物何如今一且以金璧青幣而來乎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四人者必不苟出謂漢廷之四人果為商顏之老則余不知也

**鑑相國何以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 謂多有空隙之願令民得入田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死** 下廷尉尉官名繫之王衛尉曰衛尉

**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 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

**金乎帝即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

真宰相事 秦官掌宮門衛屯 兵王姓史失其名

相國為民請死

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

相國為民請死

為禁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固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欲令百姓聞吾過莫能損益

蕭何一代宗臣蕭何拙於謀身

昧功成身退之義

漢世賄謀不善

**楊龜山曰**

高帝收民于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當國秉鈞盡革秦苛與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帝既平天下于功臣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污以是媚上僅能自克至于械繫之辱猶不知引去豈工於謀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術昧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墮亦惜矣

**尹氏曰**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阜伊諸公不可人得而世有然秦以下獄而死漢亦習聞其故至是以蕭相之信謹一旦無故置之罔可勝舉元帝以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亞夫迨武帝則動輒繫不弟從軍買民田以自汙之類性狹術相欺君臣交孚之理似不如此也

**趙雪航曰**

蕭何為漢受命元勳守關中之時帝已疑之非一也帝與項將印非用何平計悉散家財助軍幾乎族矣自擊英布非用客計多買田宅自汙幾不允族矣帝初出關中動息必窺之何亦挾術相窺君臣之交全無忠信之道及請上林地令民得入田毋收藁以為禽獸食帝大怒下廷尉械繫之向非王衛尉之計亦未知其存亡也嗚呼

**張死立曰**

高帝知何之才而不能不疑之也何之居關中用鮑生邵平則其心唯恐其帝於何未無間不疑之至信也吾未能安林於何之心一且其微罪則以奴隸之意加之高祖之術也

**丘瓊山曰**

然蕭曹皆起自秦吏習見其故而不知改其後二人皆躬自當之後世遂習用之以為常意

**袁了凡曰**

高祖自將擊布時何多買田宅以自污而上悅及還軍民數謝民夫為相而強市攘利此可罪也而勿問非幸其失民心不我逼乎及請苑隙地以業民此亦入關時令民得田於秦苑囿之前令也而帝輒怒係何豈非欲過常在相令勿見德於天下耶昔田單解衣以濟涉淄之寒者齊王下令而嘉之國人皆曰雖單之善王之善也帝欲攘善於何乎為齊王亦可也

燕王縮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建噲之子詔

何為相國輔弼元后師表群臣豈可械繫於罔辱於廷尉之手乎

絳侯受詔  
林下

噲帝之故  
人

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曰帝病甚人或言樊噲  
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  
絳侯周勃受詔林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  
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類之夫有親且貴帝特以忿怒  
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因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噲至  
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袁了凡曰

帝命平勃即軍中斬噲二人乃因而致之上豈將乞噲須臾  
政自呂氏出即執以歸上上在幸自誅之則手刃噲者非我也有如宮  
車一日晏駕而噲得以連其上蓋林下之對察帝甚親知帝病必不起而  
故當是時帝儼然在而兩人者固輸情於他族矣况萬歲後哉

夏四月帝崩上擊鯨布時為流矢所中至是疾甚不肯迎醫呂后問陞

陳平難獨  
安劉必勃

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問其次曰王陵然少類少去聲  
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

勃也後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於長樂宮時呂后與審食

將故不發喪使非蕭商與食其言之而中止焉則大臣向

唐仲友曰

呂終為平勃所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難見疎無益於

楊龜山曰

國平專為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

賀善贊曰

綱目於高帝有四特筆其未即位也如秦書伐如項籍書討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

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

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章歷數之章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

冊書鐵券券符契也似缺鐫之朱書字也因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

陳平以功  
名終  
問漢高之  
興綱目特  
筆有四其  
詳可得聞  
與

高祖好謀  
能聽



高帝規模宏遠

斷種者付

協於火德

高祖之興有五

從謙如順

高祖大畧

耳金匱石室金匱石室開之文與石為室置置其中藏於宗廟使與國同休藏之

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綱五月葬長陵漢以來天子葬地皆曰陵各立石以表之○綱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綱令郡國立高廟

班固贊曰漢高本係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

德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綱傳曰皇矣漢祖暴虎馮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綱漏于楚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啓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

心戰土憤怨果變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

是經取牙信布腹心良平策行天罰赫赫明明

綱彭天公論曰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

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

之命矣維陳力竭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唐仲友曰休舍賴張良諫止謀欲攻項羽賴蕭何諫遂封爵齊使賴張良諫

誤欲西歸賴良平諫追羽誤言安事詩書賴陸賈諫聽齊使賴張良諫

改誤處皆緣不學改處皆緣不學改處皆緣不學改處皆緣不學改處皆緣不學

此誓之盟期傳百世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人若人若人若人若人若人

帝時經三十餘年列侯之文耳史稱諸侯子孫身戚國前日封爵盟誓之辭告

若武帝之時列侯坐罪而奪之者尤多矣嗚呼冊書鐵券山河帶礪之

盟乃一時駕馭之言誠非三代明王之託心任賢之道也○為王彭越梁王

韓信楚王張耳趙王韓王信大原王臧荼燕王燕布淮南王彭越梁王

吳芮長沙王盧縮燕王

綱先儒言班彪王命論高帝寬明而仁厚知人善任使之說以愚庸

七年乃封其任為侯侯明著厥嫂昔日吝愛之然寬厚者乃如楚乎

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發兵擊之不虞其匿壯出弱之詐被囚于白

邊掩襲而禽殺之夷其彭越元勳初朱嘗有叛意輕信誣告之言為

為故舊俾王燕而信反其知人善任使俱安在乎慮漢臣一時莊飾此

高祖大畧

高祖大畧所以成帝



